

無求備齋莊子集續編

(一)

嚴靈峯編輯

藝文書印行

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自序

一

「莊子集成初編」行世，倏忽經年；因所收各家著作，尙欠完備，故各方亟待「續編」早日發行。輯印古籍，雖非繼志述事之業，然對中國古代文化之保存與思想之傳播，實具有深長之歷史意義。近年以來，海內外學者於莊子一書之譯著，日漸增多，流風所屆，抑亦社會之實際需要。夫虛靜恬澹之術，用世固不足，而治身蓋有餘也。方今天下滔滔，豈莊學將爲世所貴耶？

二

本「續編」所收各書，自南宋迄於近頃，諸凡注釋、音義、校勘、批點、



札記莫不具全；且與「初編」配合，匯成完備之整體；惟對於版本則不再重複。日、韓著作亦不收入。此外，如孫應鑿之莊義要刪，李枋之南華真經義纂兩書，大抵剿襲褚伯秀之南華義海纂微與朱得之之莊子通義二書，展轉輯錄，不無複沓，惟有割愛。就中如：王繼賢、吳宗儀之古蒙莊子校釋，陳榮選之南華全經分章句解，陸可教、李廷機之莊子玄言評苑，吳伯與之南華經因然，徐曉之南華日抄，劉士璉之南華春點，黃洪憲之南華經文髓，韓敬之莊子狐白，黃正位之南華經校訂，俱屬難得之孤本；方潛之南華經解，亦已尋獲，一併付印。至於近代之考據名家，如王念孫、洪頤煊、俞樾、孫詒讓、陶鴻慶諸家之讀書雜錄，以及武延緒之莊子札記，奚侗之「補註」與劉武之「補正」，皆能獨標新義，踵武前修，誠莊學之寶庫也。

本「續編」共收莊子著述七十四種，七十二家，四百有十卷，分訂四十二冊。倘與「初編」合計，共有百三十八種，百二十八家，八百卷，除數種假自國立中央圖書館外，極少部份來自國外，大部皆無求備齋所自藏。黃洪憲之南華經文髓係友人從美國國會圖書館取得顯微膠卷，全書原爲八卷，末卷缺失，祇存七卷，大陸或有是書，無從配補；抱殘守闕，殊非得已。世之收藏家倘能出其珍祕，公諸同好，廣事流傳，寧不比於塵封蟲蛀之爲愈乎！

四

此集之能順利付諸剞劂，端賴臺北藝文印書館之不避艱鉅，獨力出版。今後能否完成老列、莊三子集成之「補編」，尙有待於將來之努力。靈峯不敏，願以有生之年，盡出所藏，漸次景印：墨子、荀子、韓非子、管晏二子、孫吳二子、名家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乃至周易等各種「集成」，以供海內

外學人作充分之參考。略盡涓埃，聊表報國微忱云爾。世之博雅君子，其亦有志於斯，起而共鳴乎？本「集成」付梓，適值臺灣光復第二十八週年紀念。傷山河之破碎，憂國勢之艱危，擲筆興嗟，良用惘然！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月廿五日無求備齋主人福州嚴靈峯於臺灣省之臺北市

「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編輯要旨

一、本叢書乃繼「無求備齋莊子集成初編」而景印，俾研究莊子者有更豐富之參考資料，籍廣流傳。

二、本叢書定名為「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以景印自南宋迄於近人之著述，配合「初編」，使內容更加完備並充實其學術性。

三、本「續編」仍就無求備齋現藏各書擇要付印，依年代先後編列，其中包括：註釋、句解、評點、節選、音義、校勘、考證、札記諸類，內有數種則假自國立中央圖書館，多為孤本、善本，少數則假自日本國會圖書館內閣文庫（現歸國立公文書館），惟黃洪憲之南華經文髓，則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借印而來，惜第八卷闕佚，無從覓補；抱殘守闕，良非得已。在此並表謝忱！

四、其他不關重要著作，或因版權關係，以及日、韓與西方譯著，概不收錄，藉省篇幅。

五、未印各書，另行編列「無求備齋現藏未印莊子書目」，以供參考。

六、景印各書內容如有改動或缺失者，俱加說明原委。

七、無求備齋未藏，而見於各家書錄，或知其現藏處所，或疑其可能尚在人間者，特列「訪求書目」；希望收藏家惠予合作，俾能將來在「補編」中景印行世，冀可保存文化遺產，嘉惠士林。

八、本「續編」收入各書，計：宋代二種，明代三十二種。清代二十一種，民國十九種。七十二家，共四百有十卷，分訂四十二厚冊。印書紙洋裝精印，頗便收藏。

九、本「續編」附「作者略歷表」，以便尋檢；其已見於老子、列子集成，及莊子集成初編者，則不具錄。

十、本叢書仍由臺北藝文印書館獨資出版發行；因囿於財力，初版印刷無多，未能普遍供應，深望各方讀者加以曲諒！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福州嚴靈峯於臺北市

「莊子集成續編」作者略歷表

羅勉道 宋廬陵人，號竹峯。

釋性通 明梁谿人，字蘊輝。嘉靖中居金陵清涼山孔雀庵。自號「孔雀頭陀」。

黃洪憲 明秀水人，字懋中，號碧山。隆慶五年進士，官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掌院事。

吳伯與 明宣城人，字福生。萬曆癸丑進士，官江西副使，廣東按察司副使。

王繼賢 明吳興人，官蒙城知縣。

吳宗儀 明江蘇武進人。

陳治安 明會稽人，字爾道。歷官武昌、長沙、新化等縣令。

韓敬 明烏程人，字求仲。萬曆庚戌狀元，授翰林院修撰。

徐曉 明江蘇吳縣人，字明甫，又字太初，號曙庵。自署「江漢逸叟」，萬曆時人。

陳榮選 明福建同安人，字克舉，號繁海；別署「輪山」。舉萬曆丙子順天試，選劍州改

澹州守，遷廣州府同知。

譚元春 明天門人，字友夏。天啓丁卯解元，自號「閉戶人」；署「嶽歸堂」。

劉士璉 明江西臨川人，字席白。崇禎甲戌進士，官參政。

黃正位 明新安人，字黃叔，別署「尊生館主人」。

高秋月 清金壇人，字素蟾。

錢澄之 清桐城人，原名秉鐙，後改澄之，字飲光；別署「田間老人」。明永曆三年進士，

授庶吉士，桂林陷後，削髮爲僧；法名「西頑」。生於明神宗萬曆十一年，清康

熙三年卒，年八十二。

宣 穎 清句曲人，字茂公。

胡 方 清新會人，字大靈，居金竹岡。康熙朝以番禺籍補諸生，充歲貢生。學者稱

「金竹先生」，雍正中卒。

馬 魯 清陝西大荔人，字希曾，別署「山對齋」；稱「南苑先生」。乾隆庚戌舉人，選知

縣。

陸樹芝 清廣東信宜人，字次山，號見廷；別署「三在齋」。乾隆庚子舉人，嘉慶丙辰舉



孝廉方正，不就；官會同教諭。

方 潛

清桐城人，字魯生，號士超，別署「毋不敬齋」；私諡「文通」。生於嘉慶十四年，同治七年卒，年六十。

陳壽昌

清宛平人，原籍江蘇松江，字星南，號嵩佳；又號少雲。同治戊辰進士，散館改刑部主事，官至浙江候補道。

郭慶藩

清湘陰人，字孟純，號子澗；別署「泊然齋」。生於道光二十五年，光緒二十三年卒，年五十三。

章炳麟

清餘姚人，字枚叔；易名絳，號太炎。入民國任大總統顧問，東三省籌邊使。生於清同治七年，民國二十五年卒，年六十九。

武延緒

清永年人，字次彭，號彝年。光緒壬辰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選湖北京山縣知縣，署歸州同知。生於清咸豐七年，民國五年卒，年六十。

孫毓修

無錫人，號小綠天，別署「留庵居士」。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

阮毓崧

黃安人，字次扶。第一屆國會議員，生於清同治九年。

莊子集成續編

劉武 邵陽人，字策成。生於清光緒八年。

聞一多 湖北人，號匡齋。山東大學、清華大學教授。民國三十五年卒。

楊明照 北平燕京大學教授。

莊子南華真經點校

劉辰翁撰



藝文印書館據明刊劉涓
溪點校三子本影印



莊子集成續編目錄

序

編輯要旨

作者略歷表

莊子南華真經點校

三卷 劉辰翁 明刊劉須溪點校「三子」本

南華真經循本

三十卷 羅勉道 明正統十年刊「道藏」本

莊子解

一卷 楊慎 明刊「升庵外集」本

莊子闕誤

一卷 楊慎 明刊「升庵外集」本

莊子通義

十卷 朱得之 明嘉靖四十三年浩然齋刊本

南華發覆

八卷 釋性涵 清乾隆十四年刊本

莊子類纂

二卷 沈津 明隆慶元年刊本

目錄

一



南華真經批校

四卷

謝汝韶

明萬曆六年崇德書院刊本

南華真經副墨

卅三卷

陸長庚

明萬曆六年刊本

莊子通

十卷

沈一貫

明萬曆間刊本

莊子翼

八卷

焦竑

明萬曆十六年長庚館刊本

莊子翼附錄陳景元「闕誤」

三卷

焦竑

明萬曆十六年長庚館刊本

南華經精解

八卷

陳懿典

明萬曆四十五年刊本

莊子玄言評苑

三卷

陸可教
李廷機

明刊本

南華真經重校

八卷

馮夢楨

明萬曆間尙友軒刊本

南華經品節

六卷

楊起元

明刊本

莊子南華文髓

七卷

黃洪憲

明刊本(原缺一卷)

莊子解

二卷

李贄

明萬曆四十三年刊本

| | | | |
|----------|-----|------------|-----------|
| 南華經評注 | 十卷 | 歸有光 文震孟 | 明天啓四年竹塢刊本 |
| 古蒙莊子校釋 | 四卷 | 王繼賢 吳宗儀 | 明萬曆三十九年刊本 |
| 南華經因然 | 六卷 | 吳伯與 | 明刊本 |
| 莊子翼評點 | 八卷 | 董懋策 | 清光緒三十二年刊本 |
| 莊子狐白 | 四卷 | 韓敬 | 明萬曆四十二年刊本 |
| 南華日抄 | 四卷 | 徐曉 | 明崇禎十年刊本 |
| 解莊 | 十二卷 | 陶望齡 | 明天啓元年刊本 |
| 南華全經分章句解 | 四卷 | 陳榮選 | 明刊本 |
| 莊子內篇注 | 四卷 | 釋德清 | 清光緒十四年刊本 |
| 南華真經本義 | 十六卷 | 陳治安 | 清道光十五年刊本 |
| 南華真經本義附錄 | 八卷 | 陳治安 | 清道光十五年刊本 |

莊子南華真經評

三卷 譚元春 明崇禎八年刊本

南華真經注疏

卅三卷 程以寧 清嘉慶間蔣元庭刊「道藏輯要」本

南華春點

八卷 劉士璉 明刊本

莊子南華真經校訂

八卷 黃正位 明刊巾箱本

莊子雋

一卷 陳繼儒 明蕭鳴盛刊「五子雋」本

莊子解

一卷 傅山 清宣統三年刊本

莊子釋意

三卷 高秋月 清康熙間刊本

莊子詰

七卷 錢澄之 清同治三年刊本

南華經解

卅三卷 宣穎 清同治六年半畝園刊本

莊子辯正

六卷 胡方 清嘉慶十九年刊本

南華瀝

一卷 馬魯 清同治九年刊本

莊子雪

三卷 陸樹芝 清嘉慶四年刊本



- | | | | |
|--------|----|-----|-----------|
| 莊子章義 | 五卷 | 姚 鼐 | 清光緒五年刊本 |
| 莊子選 | 四卷 | 張道緒 | 清嘉慶十六年刊本 |
| 莊子韻讀 | 一卷 | 江有誥 | 清嘉慶十九年刊本 |
| 莊子叢錄 | 一卷 | 洪頤煊 | 清道光二年刊本 |
| 莊子雜志 | 一卷 | 王念孫 | 清道光十二年刊本 |
| 南華經解 | 三卷 | 方 潛 | 清光緒二十二年刊本 |
| 莊子內篇注 | 二卷 | 王闈運 | 清同治八年刊本 |
| 莊子平議 | 三卷 | 俞 樾 | 清光緒二十五年刊本 |
| 莊子人名考 | 一卷 | 俞 樾 | 清光緒二十五年刊本 |
| 莊子正義 | 四卷 | 陳壽昌 | 清光緒十九年刊本 |
| 莊子正義附錄 | 三卷 | 陳壽昌 | 清光緒十九年刊本 |
| 莊子識小 | 一卷 | 郭 階 | 清光緒十五年刊本 |

莊子札選

一卷 孫詒讓 清光緒二十年刊本

莊子集釋

十卷 郭慶藩 清光緒二十年刊本

莊子解故

一卷 章炳麟 民國六年刊本

莊子校書

三卷 于 鬯 民國五十二年排印本

讀莊子札記

一卷 陶鴻慶 民國八年排印本

莊子綱補

一卷 劉師培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莊子札記

三卷 武延緒 民國二十一年刊本

莊子補註

四卷 奚 侗 民國六年排印本

莊子菁華錄

一卷 張之純 民國七年排印本

莊子札記

一卷 孫毓修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南華真經殘卷校勘記

一卷 羅振玉 民國十二年刊本

莊子音義辨正

一卷 吳承仕 民國十二年排印本

闡莊

莊子集註

一卷 陳柱 民國二十四年刊本

莊子音義繹

五卷 阮毓崧 民國十九年排印本

莊子集解補正

一卷 丁展成 民國二十三年排印本

莊子新箋

一卷 胡懷琛 民國二十九年排印本

莊子校證

一卷 高亨 民國五十年排印本

莊子內篇校釋附「莊子論」

一卷 楊明照 民國六十二年打字景印本

莊子集解內篇補正

七卷 聞匡齋 民國四十六年排印本

莊子音義引書考略

一卷 劉武 民國四十七年排印本

附錄

一卷 嚴靈峯 民國六十二年打字景印本

無求備齋現藏未印莊子書目

訪求書目

莊子南華真經篇目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莊子南華真經篇目

許知齋
PDG

莊子南華真經



須溪劉辰翁點校



內篇

逍遙遊

昔見郭解以逍遙遊爲大小各適其分意亦是之
今見林解又以爲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近之而非
也此篇文意專主至大正不以二蟲小知爲然郭
解乃篇外意林則知逍遙之名篇矣不知莊子一
部書專說遊意其所謂遊非縱觀宇宙之大而已

則其所謂樂者亦非勝於鵬鳩斥鷃與爲人所羨而已其必有所得也老子曰吾遊於物之初莊子著書之意欲人知天遊之樂然終非耳目間意若以夢蝶喻之又惡其小且未離乎夢也將求物外之大者無如海與鵬而海又不足以鼓動言之故托之風其第一義使人知是寓言且識所以遊者則是書大略可觀已非其自喻有所得卽是篇之作與紙鳶何擇看他纔說幾句便依稀恍惚入於野馬塵埃與生物之息此豈爲鵬翼作注脚耶其

視下也謂天也已與造物爲人而出於萬物之表
方見蒼蒼者之非色方知人世是非起滅生死去
來不過如此此心此目豈爲鵬視下也物之與境
本難言者故或出於鵬或出於人以爲非鵬身安
得至此以爲鵬也於我何與倘知立言之意則莊
子用心之苦有甚於子思引飛躍之喻道者風在
下培風皆不類書傳語言此其去人遠矣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
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

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
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飛於南冥
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
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
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
已矣

野馬日中氣如焱如馳在塵埃之外者生物之息
相吹亦如此非以野馬塵埃喻下句也生物以息
相吹語最精雖植物之於枝葉皆感也不隨人觀

物故自有見 此就人情上說實話其出入變化以夢說非夢非夢說夢類此 林慮齋云去以六月息此鳥之去來必歇住半年野馬游絲也水氣也 一去六月非一住半年遊絲則遊絲矣豈水氣乎自相反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

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本論小知因及小年，其筆墨自恣，無復初意再舉。

鯤鵬與前面所以言鯤鵬者又不同矣非得其自得於文字之外不勝其纏繞也此段之意在冥靈而大椿附之其所以爲鵬者未之言言之在此因八千五百說及彭祖偶然偶然

湯之間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

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
大之辯也

此段本與前意不相似湯之問棘亦不謂此其寓
言之意托之齊諧而不足又托之湯謂如不信試
質之某人重舉看也然本末不欲爲變化同異故
悶悶如此直以小大結之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
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
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

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其自視也與其視下也。語不待辯而笑隨之矣。宋榮子則是矣。然未得爲逍遙也。雖列子御風至矣。猶未得爲逍遙也。如佛說空空亦未是。直至都無。

所待而後謂之遊是前之語培風者亦未得爲逍
遙也鵬者遊之始也萬里出門初見天色及其至
此鵬又不足言矣未樹者猶有所倚也猶未離乎
是非者也泠然者在人世是非之外矣以形御氣
則猶未離乎氣也乘天地之正者立于萬物之初
一氣之上無陰無陽無風雨無晦明雖天地與我
並生而萬物惟我獨立矣而非以有形托於彼也
至人無己已且無矣何功何名之有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

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此又因上功與名言之不特發宋榮子之所笑也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
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
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設客以見主人語有味

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解道遙者多爲此二蟲所惑實不同道

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未說何言先從此起亦有態

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如虛高門戶可畏未知其中何如也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

藐乃遠藐非山名

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

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語其遊語其神亦猶儒者氣象可以想見

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八字正是過接得意處 林

云時是也女與汝同 以爲是汝乃不可通

之人也之德也將有礪萬物以爲一世斲乎亂孰弊

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
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
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
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
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
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
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
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

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枝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林云中流遇風一壺千金言子有大瓠何不思之以爲浮江之壺慮思也樽不必爲浮壺第欲以

百
一
步
系
一
江
湖
容
之
慮
治
也
蓬
者
局
局
然
不
得
少
展
其
意
又
安
能
逍
遙
哉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犛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

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忘機智息世慮天性自然卽此數語而足其書所言皆六合之外極其大者故每以大者自比人亦以大者疑之首爲惠子二難自譏且自解以喻托喻此舉而彼自見未嘗拘拘然一荅其問至天下篇又爲著其平生之言不忘孰非寓也以其出於相譏者癡人之見也 此篇雖名逍遙遊而未及逍遙之趣直發端倪得其所以遊者則此書無往

非逍遙篇也

齊物論

或謂莊子欲齊物論非也欲齊則愈不齊矣不是齊他物論是自看得他物論原自齊看得齊則心平心平則無物論矣物論謂指戰國時學問亦非也天地間自有人我卽有是非從堯舜事業六經議論戰爭興廢出處成敗死生皆是非也身外無第二物切於此矣此不足動皆不動矣故齊爲上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嗑嗒焉似喪其耦

三句畫子綦已盡併與形骸之外者著之矣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女知之乎

今之隱几昔之隱几兩句便是悟處下面語雖長然不如吾喪我三字受用至實喪耦我固在也併我而喪之物論從何處起便是相競無對頭了

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莊子欲形容物論之無情却從天地間得其尤無
根者曰風知風之所從起與其所受則其不齊者
齊矣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許大天地是塊許大風是噫達者之言

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寥寥乎

寥寥一語便有描摸其下不過山木二物舉其槩
甚疎雜以七八者字而形與聲若不可勝數妙在
于喁一語映帶前後皆活重出愈奇調調刁刁又

畫中之遠景形容之所不盡也

山林之畏佳

畏佳畏從山爲嶶佳從山爲崔二字從嶶崔上聲
山林之偃僻角尖處風所不到也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
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呌者諫者突者咬
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
厲風濟則衆竅爲虛

濟如亂涉之謂厲風又大於飄風所過則衆竅並

作如嗑虛嗑同無唱無和其爲一虛也謂濟爲止則厲風無所屬矣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說了許多竅穴若無調調刁刁則林稍之披靡如有遺矣 林云寥寥長風聲枿柱上方木斜而深者圈如栝圈之圓者注曲者污下者此皆言竅穴之形自激者至咬者皆言竅穴中之聲于聲輕喞聲重冷風小飄風大調調刁刁樹木爲風所動搖之狀 又曰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不可見

之聲却就筆頭上畫出非南華老仙安得這般手段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此老胸中玲瓏解脫略無沾惹如人籟一語便是不見其欠雖天籟亦是若點眼睛便活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吹使字是閑處小字面倒說了 世間無日無是

非非彼則此小是小底風大是大底風古今不知其幾終必寂然而止此所謂齊也識其所從生則不待止而齊矣怒者其誰邪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此十六字便盡是非底蘊自大而觀小知小言何足道哉然是非偏起於間間與詹詹者知其間間與詹詹則待之亦無物矣此下極人情之變態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

接自不免構得煩挈病在構字 其寐也本無事

時也形開心鬪開眼便是事生是非寧有已哉
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縵縵似無事者不曰緩而曰縵縵有沓拖不自舉
之意緩不足言也不曰深而曰密密有深復深閉
藏掩匿之意深不足言也不可不言密者又非密
之比也小恐自易見至於大恐乃無可奈何則一
切聽之乃亦如上面所謂縵者而又甚焉此最得
憂懼之變知人情如此則所謂齊者不難見矣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南
卷
身
緒
一
所藏不露動欲中人是非之存於人者如此惟慮其不勝耳及其勝又慮無以守之若徼福於神者皆用心之過也至其倦也忽焉如水歸壑如閉置閑處雖欲復激作之使如前不可得已

其畱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

林云上之字助語下兩之字往也 三之字皆虛字無緣下兩之字訓往言其向者溺意之所爲之不可使復爲之也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

洫乍滿乍涸也。但言涸則無先來易滿意。此字義不可忽。其殺其厭本是一體。獨屢嘆之不足。悲夫人必至於此。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陽強意其衰也莫復強也

喜怒哀樂慮嘆變慙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

六字名狀入微尋常說喜怒哀樂他又從哀怒

狀出慮嘆變慙慙熱中也從喜樂狀出姚佚啓態

啓精神發越也喜樂如樂之應於空中無限暢達其鬱然者如陰氣之結爲菌蕈爾皆自然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人情有許多變態故今日某人如此明日彼又復然皆不可曉已乎已乎且以大息言之人世或者不可無此其亦得此以生乎此語如人觀市把做

當如此看看得甚平非彼無我我非斯人而誰與
非我無所取大患爲我有身身固是非之所也以
彼證此取此亦近矣怪他不得然不知誰實使之
豈非亦有造物者哉吾已知造物之可以如此而
不見其形知是如何意者其亦有情但無形耳反
覆慨然其意悲甚 林云此者造化也言非造物
則我不能如此然造物之所爲必因人身而後見
故曰非我無所取如此說得來雖若近而可見矣
然其所爲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故曰是亦

百身身集 一
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 此數語甚明本不須解
爲他說此做造物遂費口頰

百骸九竅六藏眩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
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
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
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求造物者而不可得因求之吾身而得其情焉則
是非猶是已五行相生亦相剋彼物論者外也猶
未足以爲氷炭卽一身之間五藏之內有自爲氷

炭者矣其皆得其平亦有偏勝者乎時而爲帝四時之更衰旺也有在四時之外者衰王不足以相奪此所謂真也彼爲至人如此皆以此身內事也非身外是非比也雖然苟不知亦已必求其所不知以爲知非真也是君也人人有之而不知亦無損此所謂齊也 林云受役者爲臣役之者爲君足時乎而用手手時乎而用足故曰遞相爲君臣君臣臣妾之相爲用自不言而喻止如此解淺哉 林云造物爲真君故曰其有真君存焉 真

君者玄之又玄，不知其所謂，則歸之造物。造物安能爲吾心內物也。

一、受其成形，不亾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

相刃者相戕賊也。

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齎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人爲大化所驅芒芒然顛倒求勝於其所謂不齊。

者役役以至老死自身事都理會不得 此樣語
痛至讀自有省本不須着一字林解每欲求異只
添造物在不亾上便解不去不亾只是不死耳芒
與忪同孟子芒芒然歸是也但作忪豈不痛快須
要解作芒昧卒無所發明兩不相入 林云芒芒
然無見識也天理未嘗不明人以人欲自昏故至
於此 莊子又不說仁義何必天理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
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

自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前面謂不得其情亦無損又閔其不知所歸心隨形化遂教以自證自悟之法但隨所見而師心未
有不得師者此語甚平易豁達所謂此般至寶家
家有也何必他人代爲我知者爲師乎但成於心
亦有淺深有未成而自謂已有所見者如未到言
已到不知自身內事而求之於外是無爲有也

林云知代古賢者之稱 以知代爲賢者猶以幾

死爲匠石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爲異於轂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夫言非吹也。又非如風之無情也。其必有謂矣。而所謂特未定也。我以爲是彼以爲非。方自此始也。然自達者觀之。此其在天地間。復何異轂音之過耳。而足存乎。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

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
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此是彼非常情取是字一邊看我故惟見彼之爲
非自齊物我者論之則無彼無此此卽是矣是字
不必專在此則彼亦是矣以爲他人則不見其是
作自己看則與之齊矣直把是字代了此字却對
彼字則彼出於是矣有彼方有此則我之所謂是

亦因彼矣如此便明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有彼方生得此故曰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彼是生而是非死矣是非生而彼此死矣特未定也是方可方不可也翻覆無窮惟立乎萬物之表者看得破却是因其是而是之其是無窮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

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以是字屬彼彼固是也此未嘗不是也蓋是卽此此卽是也然則有彼是乎哉若是必有非爲對則彼之是自有彼之非爲之對非不在此矣有對而後有爭吾以是歸彼而不得以此對故不爭不爭是謂道樞樞者不待雙闔而各自旋轉爲主者也環中卽樞動處空處也是邪非邪各不相涉各自

爲無窮而是卽非非卽是矣不求分曉却有分曉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有彼方有此正用得彼非彼亦不喻此天地不能自喻則天地不過屈得一指耳萬物不能自喻則萬物不過備得一籌耳若以萬物喻天地天地喻萬物無不可者不可於天地中尋非指之指萬物中得非馬之馬也萬物對天地如以馬對指無小

無大適齊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
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
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道無是非成者爲是物無是非名在爲是如是之
馳卽馳也我之所惡物或好之如海濱逐臭之夫
固自有所然有所可是則何不然何不可安用執
着於然然不然不然哉

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悅、慄、怪、道、通、爲、一、

廷楹小大厲施美惡誰不知其不同雖然自恢諧
譎怪而言也亦無不同者既謂之恢諧譎怪自不
必復求其理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他語言皆有斟酌出入類此 林云譬如木之在

山伐而用之毀也以之作室則成矣譬如用藥咬
之咀之分也合而和之可以成劑有筋有角而後
成弓弓則成而筋角則毀秦不亾則漢不興漢雖
成而秦則毀 分成成毀何可勝舉此是末世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
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
不知其然謂之道

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政爲看得物論終歸於一不
如藏於不用但爲世間至庸者謂尋常腐爛無所
可否人也而未知其所以用也故曰庸也者用也
謂此字亦訓用也便如是之爲此不主一端 爲
是不用是字虛爲其如此故不用林解謬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日

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

警發突兀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狙譬甚妙莊子以世人不知是非之真在只合以小智孩弄之此小智乃大道也名之曰天均在此無惡在彼無怨是謂兩行若主於一是并自身容不得矣此其微也司馬德操稱好近之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

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人看得一邊道理便主張一邊愛之所以成也而未知此其愛乎否也黨禍始此矣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

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而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亦不知昭氏是誰鼓琴何見但覺語意動盪隨物着情轉而枝策又轉而據梧同類亦可不同類亦可異代人亦可同時人亦可若其枉用心勞力爭非爭是一也盛者語最含蓄如三子之外不知又

多少無聞者可悲也。以其好尚求異於人，又要說得自家道理明，須至著書。又必有求異於我者，亦著書如堅白之辯，自以爲是，傳之其子，又別顛倒做一般見識出來，併其父而非之。諺云：春雨變夏雨，言是非究竟無分曉，愈盛愈訛也。故雖成亦成，與物與我皆無成。兩語袞同纏繞，務欲感動喚醒痴迷如彼數子者，不必問堅白爲誰，有子無子，文爲何人，綸爲何業，問夢於夢也。滑疑以疑自滑也。猶今言糊塗也。此之字却訓得變字，正不露圭角。

為精明也。莊子文字快活，似其為人不在深思曲說，但通大意，自是開發無限。林解每欲求異於其

本領無見而纖悉致意，只如師曠瞽者自是扶杖聽樂，痴猷入神，豈不名狀分曉，何用詭怪牽引，枝策為擊樂之策，須用使人聳耳，以此解莊子尤不類。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此樣是字皆不必把做實字看，只做自著書便見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不知其言與自家意思如何但各作一處則彼有彼類各得其類則我無獨異之嫌矣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佛說無法無覺展轉諦空皆出於此但此處却是文句創見非實義也不過謂其初本無一字安得

是非自以爲是未必是便如有無推到無處并無亦失了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

天下莫大乎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秋毫不可析泰山亦不可析舉秋毫對泰山則是以一對一而秋毫勝也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殤子隕然之日長而彭祖焦勞之日短以殤子彭祖同日語則殤子得便宜多矣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無。適。焉。極。處。去。不。得。也。因。其。所。是。而。是。之。我。亦。贏。得。箇。是。甚。有。味。上。兩。句。橫。論。以。非。齊。是。而。無。不。齊。下。兩。句。卻。是。實。話。然。推。到。極。處。卻。只。是。上。兩。句。說。道。理。便。皆。是。如。一。字。才。開。口。便。是。二。二。則。是。非。隨。之。矣。一。是。一。非。併。我。在。其。中。爲。三。莊。子。齊。物。本。

意專欲在中間但又不肯如此說此是他占地位
意謂睹是者乃齊物所甚忌也不睹是者又吾心
所未安也堅白是也名爲糊塗者又莊子所不肯
也故其言支離出入曼衍無端使物自得之而不
失我謂其欲齊物者乃未嘗深考也若其微意正
欲以不齊齊之求其齊乃不可齊也諸君子之所
以失者以其齊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
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

八德

於是而有眡設爲有眡之喻有左則有右矣有倫則有義矣和順兩邊生也有分則有辯矣分在前辯在後有競則有爭矣競是主爭是客謂之德者自然之性也此是他劣處無東無西無名無姓無彼無此盡天下之惡德以爲四至八到命之曰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

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最是打乖在莊子則止於其所不知省事又快活也六合之內皆與我並世者論其理不議者不議其事也至春秋則純是說是非矣更有何避諱然聖人亦何曾與人辯橫來豎去皆畱得自家地位在懷者如少者懷之之懷溫存他無悖爭也分是從一上分辯是從不心服處辯心服則無辯故凡辯皆有所不辯不見也無便宜

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慊大勇、不恃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因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大仁不仁、不爲德也。大廉不廉、如不足也。自謂吾清人、乃不信五者。皆矜持鄭重、如利而又利、以爲圓也。不知失其初矣。物論之所以不齊者、以自家

先立箇是也。稱如字說一道字已非道矣。况亟稱之乎。伎有客氣仁欲徧物是常也。天府不可窮也。下面不滿不竭便是知有窮。不知不可窮是有窮。因是不可窮。林云猴藏物曰噤。國語曰噤噤之德不足就也。言其自小卽此噤字。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吾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戰伐是非之大者也日並出而蓬艾之間有背日者焉所謂不齊也存之蓬艾之間所以爲齊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鹵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狌以

爲雌麋與鹿交、鱸與魚遊、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從淺入深、從是非及好惡、從好惡說利害、從利害

入生死所謂齊也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
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
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
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

不喜求無求也不緣道忘道也遊乎塵垢之外不
着跡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所謂中間也中間
遊處也孟浪之言造次疎率也造次疎率乃道也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且女亦大早計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鴟灸予嘗
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胞
合置其滑潛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菀參萬歲
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謂纔遣是非耳便商量到天遊也然亦別無妙道
故又就此發其狂言汝聽吾言與彼如何旁日月
日月從身外過也挾宇宙先天地生而遊天地也
獨隨吾所暗合者爲之彼滑潛者吾不爲也以隸
相尊和光同塵而先爲其至下者下者宜爲隸無

下者矣無下是無辱矣無辱則我貴也衆人役於知聖人無知三萬猶八千一成純謂纒養得熟耳相蘊謂以此包裹之也包裹之而無不齊也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

索意精到 謂死爲歸常語耳他發得別齊物者齊死生至矣誦其言真足以笑傲去來間也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滑稽之雄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君乎，牧乎，卽夢爲人，君夢爲人，僕者謂舉世盡夢。

方切切然有擇於此陋哉

既使我與若辯矣

起得也好

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

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
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此段極分明可不必解妙在而待彼也耶五字彼
字本無所指猶言將復待何人邪但如此卽死語
在此則爲冷語有悟入耳林以彼爲造物却淺淺
甚矣我與若與人皆不相知及其相知又只在我
與若之間耳而猶待彼也耶不言之妙不彼不此
非莊子不能言非識者不能與此言也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

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
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
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
寓諸無竟

此所謂我與若之間也因是以明寓諸庸皆是物
也彼自不齊吾未嘗不齊彼自不齊吾未嘗齊化
聲之相待化者往矣聲者方繼之彼待我耶其我
猶有待耶中道而如失其人矣吾安能知之吾又
安能辯之以此著論以此閱世不知老之將至不

知吾言之近道邪振如振鐸以吾言布於無窮之間則亦托之無窮之間矣古所謂不朽者不朽亦齊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蚺蜩翼耶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林云罔兩影邊之淡薄者蜩蛇既化而蚺翼猶存是其蛻也 影已無形之物罔兩又非影之比也是其蛻也

寓又寓者也意奇文奇事又奇特有所待甚精相

待之無窮而實者皆無所待則俱空矣蛇蚺蝮翼

影喻罔兩也微乎微者也吾更彼彼邪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夢覺齊人物齊小大齊是非齊生死齊盡在是矣
奇又奇也他人於此必在齊上收結他却冷轉一
語翻盡從前許多話柄曰周與胡蝶必有分矣不

知者以爲尚生分別知者以爲人牛俱失之機也
正言似反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
爲○知○者○殆○而○已○矣○

莊子言養生主第一義主於知人生惟多知求勝
最大患如火銷膏他外物之好不及此唯莊子能
言之三十二篇屢致此意焉絕學無憂爲之反覆
三四語常恐負之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善與惡爲對莊子本意只在上句然欲每事在中間行又少那一邊不得人生安得不爲善第欲無近名耳故善字向裏一邊爲中爲惡則近刑矣惡何可爲故也不近那惡字一邊獨在無善無惡上行所謂督也衣之背縫曰督脉之循脊曰督皆中間也名與刑皆不染着又何嘗見惡字面而謂其取惡之小者切爲之寃哉其亦未知立言之意又

何足以語養生本趣也惡字亦當一邊中間大有田地。在故可以養身長生吾言不妄。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諱善哉技蓋至此乎其言肩倚膝踣已揮霍活動說音節合拍愈奇。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猶疑多了此句。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

全牛也。

妙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
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骨。繫。之。未。
嘗。而。况。大。輒。乎。

何等麤事寫入玄微不以目視已屬妙理至言神
意更恍惚此獨先說知止物不兩用尤極精切

林云天理天然之腠理也大郤骨肉交際處也窾
空也大窾骨節間大空缺處也骨繫骨肉相着處

也輒大骨也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此豈屠牛口中語意中事哉何此老爲人一至於此雖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不過如此不知文字之妙何從得之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

遲。

行遲又好 林云族筋骨會聚處也解牛用力雖在於大卻大窾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爲遂把作箇難事做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亦自疎甚

動刀甚微謙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此結却是記體無要緊 雖然下一轉更妙此其

所以不缺折也。但語言款曲亦不可及。若以養生言之，正是險處。得自在力，至於收拾變化，寫得提刀四顧躊躇，亦覺此老神氣獨王。林云：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爲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說近逆境全錯。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蓄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只一別字看他寫幾樣偏要在不全形上出幹此處驚問又是常態却寫出右師答語若自喜者獨猶名所獨也之意人人全足而吾不全足者乃異矣有與天與之也自不偶然忽自惡其非人再轉澤雉一語又若自傷者此從容反覆之妙能使抵掌反覆生神雖王不善所謂自抱負亦不在人下言吾別足如雉蓄乎樊中思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時此語有英氣未除在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

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弟子怪以其老聃之友而未忘情乎三號也秦失之對則以爲人哭亦哭耳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則其情自有不得已者此語最近天無情情無哀樂彼何以使夫人至此是背棄其天自

取冰炭於胃中也猶肉刑也遁離也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
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養生者甚以哀樂爲寇傷害心者哀爲甚吾欲逃
此得乎哀哉縣解者苟能脫此便是第一如言超
縛出世外之見也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薪有盡而必窮火無形而不滅自古及今只是此
火不知從何來非從薪來也是則可知也此篇之

結以此妙哉

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看他寫出回口中語不過二三十十字別是諄至愷惻以此往說其心事可見然其不能說亦以此矣以國量乎澤於其國中以澤量則若蕉然其民則無如之何矣

南齊書卷一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

治國去之已治矣又欲治之乃亂也以治易亂誰
不願此然謂之亂矣安能從吾言乎故莫若姑就
之

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

醫門多疾謂醫者之門所見過病證多也非聘醫
者之門也此回請益夫子之言也願以所聞思其
則謂夫子看過多願以告我我將以所聞思其合
那箇樣子

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

回得夫子舊時兩語欲往就之夫子曰未也欲其存諸已者如神明人自叩之或有所遇亦將不言而信耳故反覆進之以道林解殊未喻遂使首尾不相似心齋與衛君何與正是未識至人之所以爲至嚶嚶然與人迂哉

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

南齊書系 一
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
爭

未定謂自家未玲瓏脫灑在自未暇煩惱到他德
蕩乎名我要爲德彼豈願爲不德哉自謂多知彼
豈甘於不知

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
盡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
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

菑

未達人氣四字最精未易以言語證如人未習水土起居自不相入廣中浴法先以衣投水正是此意信矻矻有愨然之貌恹恹不可易之意顏子有愛衛君之盛心然終未能自忘其爲顏子欲以顏子治衛君則難矣莊子雖設爲夫子之言實有益於顏子者甚多林云憂者苦也言汝且自苦何能救人憂而不救亦自精語謂自救不暇安能救人此處尚欠發明惟能知至人不煩則此病

自見比干狂屈賈躁皆此病未易爲我輩言也
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
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闢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
之

詔卽以嫩詔多瘠罔詔之詔謂嚶嚶然若誨之也
使其悅賢而惡不肖則豈肯自處於不肖安得復
以賢者求異之乎汝但勿言汝言則彼勢氣方出
人上必將逞而求勝而目將熒之色將平之此兩
語極一時流遁之狀此時方恍然失其爲我方遷

就求退之不能况暇與之辯此段苦處非莊子不能道史傳之外固多有之讀莊子者又忽過了

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口將營之復欲出口而不能但經營吻間正是苦處容將形之雖未言而依違俯仰固已屈矣心且成之若且放過爲後圖也皆人情有所展轉必至者林解皆失之順則無此苦矣若又以不信之

素甚言之取死之道也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僂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

彼有人民爾，乃僂而拊之。其君曰：此好名者也。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雖至放伐，不過是求勝無已。汝好其名，彼好其實。

不堪之甚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已極言之又從容往復文字之厚處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
克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
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
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如此遷就浸漬將小處猶未易透况大事乎此是
并納約自牖掃去了別自有道非細人之道也

惡歎也惡可甚言其不可也惡惡不成語采色不定謂觀其形采意氣也四字釋上陽揚之意說難之喻惟此最切道人語道人之意然實受用有商略下面又說得方劑別謂見他難犯因而就他可感動處或且從容之如愛女甚子狄公足痛之類自以爲柔行巽入之妙而自至人觀之亦病於夏畦者內不訾者謂內亦不敢以爲非而就之此極其小心和氣婉容而不足以爲質故有在言語容貌之外者

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耶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

又看他有許多閑心力設爲三樣委曲發明備盡

南華真經 一
人事自是更有餘憾童子者人之所不思見其言
當更欣然而善之也形容至此可謂冥然大同渾
然無間矣說到天上曾次不見人我亦無是非心
平氣定不勞餘力動聲色自以爲至矣又降而極
人臣之禮又每事推之古訓從古至今點檢自家
病痛用藥自治與用藥人遷就小兒服藥皆不過
如此然不知大人先生之道皆不如此所謂大人
先生者一見決矣無委曲無巧繆無顧慮

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

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如何有許多事謀探也千方百計曾不能一探其
意不如無心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
有而爲之其易邪

有字絕句應上無字

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
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
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

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
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
也

此處難以貼說解註當自得之蓋至於氣與符則
精矣不容言矣此至人之道其於以化人未也此
氣字非志帥氣之氣符字契合字訓不得應字校
說得一邊符者看如氣候之將至隱然中爲之動
止於符則隱然者亦不復起矣未使我齋時分
明只看得我在此所以不能化衛君蓋緣他是賢

者既齋則并我忘之并面目忘之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樊者外也不必深也名者無實也雖王公大人不仁不德而皆無實也入則鳴叩而謾應不入則止無倡也無門無毒物皆有毒勿視其毒視其毒未有一門無毒者言人間無深無淺皆可畏也一入

其中如過客寓於窮途之逆旅悶然而應無安排
絕迹易無行地難

此妙語難可別喻至於無行地則絕迹不足言矣
化處自然且不涉方便而何嫌忌之有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

諫而後悟強而後改雖悟雖改人使也人使者彼
亦以人應之若爲天使則悟與改且不知僞何從
生此二句多以僞二字疑訛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

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有翼而飛可以飛及無翼而飛飛不可及也。言以知知者彼容可以知見解以無知知者不可以知見解也。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此從知見上形容那無知見處。虛室之生白。知其何從生。其白亦何可以限計。舉目粲然無毫髮之不善。然非止於此而已。其俛仰萬里不疾而速。諸

解坐馳爲非也。自儒者之見，非本旨也。

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狗耳目內通，非能外耳目也。直不以心知容於其間耳。鬼神將來舍，卽上吉祥止止，通於神明無所不知矣。人與物何足言推此以爲帝王爲僊佛，不難况瑣瑣者爲同異哉！此豈特處人間世法矣。闔雞唯木雞難耳。正是一段意，亦非寓言。林解何足

以知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

甚敬而不急一語便盡情偽可憂皆始此矣此

五字能殺人

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

寡不道以懽成未有不依於道而能使美滿成就無後悔也只此是夫子語下面是葉公以此語推

之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麤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吾食也執麤爨無欲清自謂服勞攻苦非有求於世雖家人亦然然何至內熱飲冰若貪利驚外者

與則憂思之所爲也說得甚婉痛而苦切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葉公之憂在於利害害之極不過黜責而已夫子直以生死別之所謂不擇而安者自是常分人能言之至於自事其心不以哀樂易非莊子不能發也君親一念豈以其如臨乎上而後盡分哉亦自事其心耳所謂神明其德卽心是帝至靈至明瞞昧也些子不得不在眼前故哀樂一致不原苟免知其不柰何而安之若命非無規避處也只此一句慷慨明達談笑有餘晉人清談相尚臨難往往不懼槩得此意不可柰何非衰颯之謂也其自

决如此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
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
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
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
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
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

陰者陽之反其始甚壯不顧其終悲哀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

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
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忿豈無設於心哉若非巧言則偏辭激之

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

氣、息、弗、然、並、生、心、厲、未、死、之、間、未、有、不、極、而、圖、反、
也、形、容、得、到、下、面、闡、得、別、獸、死、不、擇、音、林、解、作、
聲、音、左、傳、鹿、死、不、擇、音、作、蔭、義、解、

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

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此一段於使事處本無與所以泛言者正是就他
心術上說破今之競競不能自處者到面前行不
得或更以坦率終之又說到風波激作上有時重
用其心一語不當更自生事此意人人曉得只不
似他能言有許多餘味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
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

其難者

萌心遷就作意從臾皆是過度人道陰陽之患皆自取之任其自然託不得已并此心打疊了成不成皆未害致命而已此常人所謂無擔負者乃有道者以爲莫安排也安排之害自以爲死者未必死至時亦未必能死見孺子入井徐而救之則納交要譽嫌疑百端自失初意安排之害也此處最好推見微隱雖非莊子立言之意聊發其槩不可勝笑也以此看他始乎陽常卒乎陰意思甚有感

發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
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
吾身

林云其德天殺猶言天奪其鑒 天殺猶言生成
刻薄人也

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說得病證深切人皆有之經傳發明不能及

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

古身身終 一ノ
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
欲人。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
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
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
崖。亦。與。之。爲。無。崖。遂。之。入。於。無。疵。

兩轉發明展轉精微極難爲之情難言之狀至於
爲嬰兒以下如僊佛救世無深無險所願必得方
知教者之多術人者無可無不可教吾黨爲可憾
也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他人應對一兩語輒竭揚雄王通皆是也看他問

一得十愈精愈明文字深淺轉摺得好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振盛瀉適有蚤蚋僕緣而拊之不時

則缺銜毀首碎骨。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精語本是愛之然拊之不以漸忽焉。馬驚出於不意則跳躑無所不至。方見其爲蠢蠢所苦。惟恐不亟。此意有所至也。林解作馬意故失之。文勢亦不如此。

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

生不肖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構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柎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

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其相物匠石之意又高所謂散人又惡知散木是與之之辭也其意以爲惟散人然後能知之也語不犯正位蓋如此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前見之夢已奇又生診夢一段從容不竭後兩段

本同所以不去者示愈有也詬厲謂人指以爲社也彼以社爲尊嚴不知此木以爲詬厲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啣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乃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若兩段重出無解之以下豈不索然無味作者自別 林云麗屋棟也禪傍爲棺用也

支離䟽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繯足以糊口鼓箠播精足以食十

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尋常事尋常意他立名造語變化得別支離其德者不形見於外使人譽美之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倒論語一句更明

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此語甚悲。謂此世無有能用之者在後也。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臨人以德。殆乎殆。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迷陽者。倡狂也。接輿自以爲德也。吾行卻曲。語意尤好。隨地而行。無不可行者。此處最難爲結末。他

連引數句無首無尾橫陳不乏回顧前說未終因而足之畫地而趨斬斬然如有所限不出其域而趨走得乎

德克符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

此數句自好最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善學者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王字林作王天下之王固奇只作王駘之王更奇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

林云死生亦大矣五字乃莊子中一大條貫釋氏一大藏經只從此五字中出所謂生死事大是也死生亦大矣此在莊子中一語亦與常言常辭

無異彼勤拳豎拂大驚小恠又非此中意旨直發
端耳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遺外也雖天地覆墜亦且與之相爲孑立無假烏
所待也坐視萬物之變獨與先天地者俱所謂宗
也生天地者也林不知其何物尚論字義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超然文足以發此雖妙語亦實見爲他發得動盪
只作好說話看過了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
無視無聽爲嬰兒者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語奇

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
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
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

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語及松栢與舜甚無謂者。非意所及也。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
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就意念間證得親切有理。

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
而心未嘗死者乎。

官天地如在天地間遊官府萬物如附寄於萬物
中雜然自與其一形容至象耳目愈親愈要未有

南齊書卷一
知其言之奧者直以文字釋之耳心未嘗死身在
心外心無所見曰死不知有所見乃死也莊子豈
易註哉知與不知一也任其所知足矣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
乎

登假分明說仙去事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
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
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

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甚言其羞與爲伍之意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
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
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
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
不亦過乎

我固不足道子所學何事其大者則欲如先生也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

自反耶

其爲子產語雖等閑杜撰亦自古意雅甚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
當存者寡

從別足上喟然而起兩語窮極人情人人自言吾
無罪不當亡足終未有肯言我之罪足不當存者
其詞沉至使人感動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
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猶言強弩射市井與中地又精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
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
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
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
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全足正是笑其不全者非足之謂也却反從受別
上說來又不說不怒怒而入見德人則忘之其氣
象從容其情辭真實非有道者不能其言形骸之

內外又自有意非泛然枝葉之譬也遊於形骸之內着語最精非自見其內則何所可遊子無乃稱四字語未旣在猶吾欲云云是他筆下寫出子產愴悅自失之狀故爲此期期不了語也異哉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

踵曳踵也無趾者行貌如此也

仲尼曰子不謹前旣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只爲尊足一語着此段意語意甚厚

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詞緩而意傷

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仲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

賓賓猶客待之也言其未離乎人猶不能不以客

爲重也然兩字皆盡矣

彼且斲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
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
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
解

天刑者有俯憐之之意非獨其苦如此也此長語
亦能使人動心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命之曰惡人愈况愈下其姓名如傭丐形容反覆

不厭而猶有可想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

猶望屋而食之望

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

大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

乍似不切所引、皆隱映自見於言外者

少焉、晦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

不見已、猶言已不見子於其母也、不得類不與已相似然也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林云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形骸之美惡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

資送也戰而死者則無勇矣

別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

林云新娶者免役禮記有之娶妻不使本非以形不全故經他變化無不神奇

形全猶足以爲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

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
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
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
之行也

語簡而曲當略舉其物而不可堪者盡是矣

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
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
夜無却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
才全

兌卽老子塞其兌之兌正是要義以爲悅則和豫
盡矣通而不失於悅亦何等語兌如醫家脫證所
謂日夜無隙正謂此也韓愈說築河隄障屋霤如
何得似此語妙趣下面時字卽上面春意接者未
嘗辭之乃因之而有得如物過其手其視憂患欣
然不存於心而心之所存自有生意不可得而形
容也而春實以之此所謂才卽德也 林云和豫
通猶曰周徧咸也 非周徧咸三字在上與此迥
不同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

水者吾知其平以此况德内外皆喻言貴知此

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翰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林云內保停也外不蕩止也卽所謂鑒於止水者聞鼓支離無厭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

肩肩、甕、菴、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
肩、肩、

哀駘它纔過又出此一怪略不及其爲人而愈覺
痛快秦少游傳眇倡以此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
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
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
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故聖人有所遊起得又怪其下字字精義有不可
以言盡者然數字盡之人以不知爲患不知知亦
患也約者斲乎合而累於合矣人固離之我固德
之以我接彼何其勞也用其所長不能使人無求
於我者商之謂也佛說空諸所有空空亦空類此
不求售於天曰天驚天驚猶不切至天食則實受
用者著矣譬之靈龜其必有所食矣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
故。是。非。不。得。於。身。恥。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譬。乎。大。

哉獨成其天

讀至此豈不快哉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今人喜怒哀樂未有不益生也其所感者遠矣而益哀益怨以至內傷

南華真經 一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本無一事顧以堅白二字爲名聲至於倚樹而思之思而不得坐而瞑殆天使之顛倒至此選猶諺語團團轉者不能自己故也從王駘起以惠子終之凡用意於見聞與記問者可以省此

大宗師

以大宗師爲道非也其所自言者皆大宗師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

兩句開口便盡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
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
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
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
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天之生非天生之謂也此言其疊疊綿綿者然大

意在人之所爲一句天人原是一片及其說人之所爲又只在心知上與他省煩惱此是有用實話非著書寓言良可感歎養字說得最好人之生至此所知已多矣晦其神識若無知然所謂養也若又從所知上推去窮極老亦不足而天繼之矣故以不知爲知盛矣然又安知所知者之爲真知乎知有所待然後當如人用法隨所附會故曰未定在所謂庸詎知云云者是自解盡了此其爲大宗之道此其爲逍遙之書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不逆寡郭象以爲寡且不逆則所順者衆其意美矣愚意以爲逆者惡也逆寡猶嫌少也此謂養其所不知最是親切暮事算計陰謀豫定之謂當而不自得無矜吝畱戀偶然耳登假者上升於道也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

大宗師語

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儂者氣促、是證上句與下句林解謬。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而訢、其入而靡、儵然而往、儵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不求其所終、正是不究竟、更快活佛之徒欲究竟。

甚苦乃莊子之所深悲以爲不終天年也忘而復之如舉物還人心不捐道抱而不離不以人助無所容力勿忘勿助亦此之謂向上聖賢未有不知此而聖賢者彼解氣作養心乃不知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頰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心志專一於此顙頰於此何與正是形容燕處超然如木偶人也凝然如有所顙頰字亦奇凄然煖然八字極收放之趣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

此譬喻語讀者元未悟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樂通物猶言樂窮理也物物欲通也有親非仁也譬如五臟獨親其一可謂仁乎語自不礙天時非

賢賢勝也能用天時時不賢於我也知其利不知其害失已不真者皆謂其徇外而忘內者故其下引數子以明謂不譏謂聖賢豈不悖哉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

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皆如手足而皆無所親承繼也如不足而無所增也與猶與遲回如有稜角亦不執滯也警乎其未可制則超然矣連乎其似好閉極形容其藏塞貌恍乎忘其言也言語氣象皆悟其至此與老子只發明所以不能去此喻者而人以爲瀕洞豈知作者用心與調理哉以刑爲體最是入用端的如金制木禮爲翼知爲時皆不虛造自儒者言之爲駁

襍自養生者言之爲顛倒未易以口語訓故也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索意匠辭深入玄境但覺結處蕭散不煩適可如此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此一字非道也非自然也只是純一把得定便做酬應不一處也只如此不好也一如惡惡臭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

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

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兩藏字已怪又夜半又負走何其奇也然非戲言身心之際深復深而所失多矣藏之又難達人大觀藏天下於天下與上江湖相似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一語精盡亦是筆中有力能自喻其見地反覆三四猶字辨論雄偉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

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
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
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狶常氏
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
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
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
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
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
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

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林云馮夷水神肩吾太山之神禹強北方之神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

此兩語有評泊可作古今人品謂卜者有聖人之才却是譏貶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

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外天下外物外生次第亦有謂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

有心故

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櫻寧櫻寧也

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
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
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後需後聞之於
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櫻者外禦寂者內鎮此名已屬杜撰其下疊見得
意前無古人然大槩不出面目唇舌妙在子孫二
字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
以生爲春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

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偉哉有平視造物之意

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願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闢而無事，蹠蹠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闢而無事，古今名方也。蹠蹠鑑井，極是畫意。

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浸假者玩變之辭知其必至此爾鴟炙語不必切直况下句余豈更駕超甚化不足以及之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

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
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
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
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趨於父母彼
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

又以前偉哉爲問者語鼠肝蟲臂皆一意至發明
陰陽大父母去來順逆不惟作末後一段話乃未
有生以前皆在裏許固要終而知生之說金冶之
喻尤達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鋌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本是語之因得他意無緣作病死結六字湊拍脫灑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

南華真經 二
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
極似漫言而有此理撓挑無極猶云簞弄撥轉無
極雖無窮之謂亦如有物

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
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
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
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

禮意

問疾之外復出此一段徒弔死則淺矣從夫子聞之畫出編曲鼓琴於子貢之前又從招蒐臯蘭衍爲嗟來之歌其文字不在論如我猶爲人猗一語且悲且恨真若有意從之者其真自得非隨人後依聲韻爲之者所謂禮故不在言至今誦其辭猶使人曠然而况親聞之者也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

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
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
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
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
知端倪茫然彷徨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
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前兩段問疾一言死生之變一言死生之理至此
處弔死獨言所以不死者其本末終始深淺無不
備所謂遊乎一氣假於異物托於同體粲然前陳無

所可隱雖欲復下注脚不可 林云假於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 地水火風援引迂曲不如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一句快當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女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正要復下一語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偉論自有所見推之世道可謂咄咄者烏知其不出於此此謂衆庶馮生者耳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

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死者化矣不知化之將及已乎未也卷然若身化
爲物以待之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
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且宅猶言且過察也情死心死也不知我之寓是
幾何而何暇哀乎人哭亦哭苟非無情亦可得不
哭乎言化未化之間適可如此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

南齊書卷一
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
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
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適未有不笑者也、適之極則有不及笑者矣、人之
獻笑固無排去之理、方其獻也、笑已不能自己、况
及排乎、故凡可喜者、猶是也、安之而已、何以排爲
化之爲化、非人所能知也、亦安用擬議之於心、并
化字亦去之、安之至也、寥天猶言無何有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

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軼夫堯旣已黜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林云軼語助辭 莊子自養生外便說到是非其亦知意見之起爭而議論之可畏也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忘其知皆在鑪播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

百集卷之三
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

辭甚美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
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
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却無義理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
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
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
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林云坐忘二字便是禪家面壁一段公案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日子桑殆病矣裹
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
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
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
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

登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
命也夫

其言死生壽夭與不死之道旣無不極之理獨未
嘗及命以此終之 自何謂真人至得之爲列星
遊辭與義兩竭矣忽變而問疾樂喪又有孟孫之
哀死在二者之外可謂橫生無窮二師二友而歸
宿於命立言之序如此

應帝王

林云言帝王之道合應如此也 非也應世則爲

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此非人字疊上得人之人

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此非人字指上馬牛言之故曰入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誣汝

日中始喻中古也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薰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

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
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汝
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
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
治矣

林云帛猶何故也汪訓法字法亦故也崔氏作爲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䟽明學
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
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

南齊書卷一
便執爨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蹇然
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
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
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所謂應對如嚮雄辯勝人見事明快者不過與古
人相易技能如通工易事耳皆累於能者也辯者
惟恐不勝故怵心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
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

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雄者衆雌之所宗也卵者離乎母者也我且爲雌何至爲所感動而有離乎母之事哉甚言雄之不可爲也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

不可以旬數

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

列子是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
杜德機也

林云地又猶禪家脩觀之名 不震不正如雷方
蟄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
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全列子作灰然似是

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

天壤卽天地之間比之地文著矣

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

九字精妙難盡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善者如彼善於此之謂較勝如前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

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後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勝列子作朕是冲而莫勝綿綿若存之謂也

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此形容太冲氣象深厚磅礴似動不動如此三淵審字泓停詳緩之處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

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弔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看他形容則得之矣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

此鄙俚語亦創見列子無親是

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列子作紛然而封戎味其語勢宜有然者不當有
裁字第封戎未詳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
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
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自地文至未始出吾宗卽次第得力處也然難直
致故托巫咸以形之此段因附列子之下終其說
彼雖應帝王之道亦欲木雞爲之然於事不迫故
又著此數語末著三帝大抵兒戲言之所謂不可

莊語以此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以爲報德甚奇凡皆愛之不知其害欲復爲渾沌難矣哉名狀至此無復餘蘊知者以爲此太極不知者以爲此寓言也

莊子南華真經

莊子南華真經



須溪劉辰翁點校



外篇

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觀書大畧如莊子尤不可以訓詁理其所謂性卽所謂德也其言扶疎其字錯落重出初非有意亦非無謂者故其所以爲奇也

南齊書卷一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擢德謂選取好題目也

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
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林云若以爲非乎而彼用明用聰之人則以爲是
矣 非乎亦錯此卽非邪與不是字不相涉 句

字疑非常作身敝跬者敝敝然企及之取陳言而
尊事之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
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跬
跂如雞之有蹠枝拄其旁耳

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緩而愈激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本無決斲意、直蟬聯上文詰曲變化急欲與之辯、則已他矣、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

痛快愈愛愈激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他言決性命之情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者情也直制於仁義耳而一決其情則饗獵無所不至適得所願矣

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

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

起得好

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

辯而急

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至此則其說愈橫，未嘗不莊語也

林云誘與莠

同莠然而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皆自然也。誘然若有導之以生者此等不切皆錯會可怪事。

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

語極綿至痛快。林云離性以爲仁義爲之不已。則固泥拘束何以遊於道德之門。亦差離猶麗也。豈有膠漆而離。林云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言道德故其書專抑仁義而談自然大抵莊子之

所言仁義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 其言仁義本
非五藏間物空自粘綴附麗縛合作一處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起得又健

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
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林云招猶今人言招牌 非招音翹與過秦論招
八州同 奔命謂天下之人好其名而趨爲之勉
強不得已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峻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
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
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
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
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
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

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語無沾惹翩翩直下畧不可禦詰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文字如此方達蓋安得不在樹上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

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

屬猶附托也林解多不通 臧與穀皆善之謂此

處又出臧字皆以人爲戲

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實話 林云自聞自見若在吾書卽論語所謂默而識識是頓悟不得音志 自聞自見聞見之外有物非默之謂也引默字已非解默識尤非尙未識在默何足以識之 林云顏子之克已復禮頓也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非頓悟而何其曰請問其目卽禪家所謂如何保任時其曰爲仁由已卽禪家所謂此事別人着力不得也 頓後無許多事林亦何嘗知禪林本色哉其言修煉亦然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

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
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
敢爲淫僻之行也。

語至刻急，每結皆緩，若深厚不可知者，優柔有餘。
得雄辯守勝之道，自經而子未有成片文字枝葉。
橫生首尾，救應自爲一家。若此以下數篇者，但論
筆意亦大宗師也。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乾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

燒剔皆下得好

連之以羈帶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死字俊

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

直者應繩夫、植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
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植木、此亦治天
下者之過也

若無陶匠、樸玉之類、反覆一馬、當自厭此篇、雖短
淺、亦有機軸、老筆過送、皆不費力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承耕、而食
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林云齊物論天行天鈞、天遊與此天放、皆是莊子
做此名字以形容自然之樂、不切處常不休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
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瘡

言不分爾我

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
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
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

好意

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
性得矣及至聖人蹙蹙爲仁踈跂爲義而天下始疑

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

亦名言

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蹙蹙本不能行，踉跄本不能及，皆分外喫力貌。摘僻，摘如摘埴之摘。僻如鞭撻之僻，皆極形容。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

躡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
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
樂之罪也

奇俊 介倪驚曼有人立之意詭竊褪去也故比
盜林解迂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
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
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

縣跂又親切猶縣賞而購能使人慕之也

而民乃始踉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似緩而實俊

胠篋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扁鐻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檐囊而趨惟恐緘滕扁鐻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

其慢世傲物可以存變可以諧俗

南有真系 二
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

起語突兀。本是小說家充拓變態。至不可破他人著書證以數語。已不啻其妙在三反四覆。馳驟之極。卒歸於道德之意。雖盡人間情僞。終以設喻。此其不可執着者。謂其憤疾直淺者也。

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

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林云看此篇便見得憤悱之雄處竊國者皆盜此獨舉田成子以其十二世無患不敢誅不敢非爲怪也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

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

小說家時時有之

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脍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

天下也多。

看他反覆橫說必勝

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
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
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
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
重、利、盜、跖、也、

愈橫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弁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

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只是竊聖知之法一語起伏不厭觀水觀瀾謂此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陌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

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
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倍斗折衡而民
不爭燁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
鏤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
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
鉤繩而棄規矩灑工倮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
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此其本趣雖粗枝大葉根本如一終日言而皆物

終日言而皆道

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倮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前殫殘後無用句意不遺餘力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

不欲爲促急者本可一二世而止杜撰春容智者
見之謂之知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
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
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
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
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

文字茂密在內外跡軌字

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

爾雅通義 二
矣何以知其然邪

孰非戲也而切於事情暢爲名言萬世如見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
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罾之知多
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
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扶疎辯證皆不可無却非衍好知二字而已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
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

上句是齊物養生以來所卷卷者下句則胠篋意也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
粟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
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

種種無所知貌各自謀生之意

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噶噶之意
噶噶已亂天下矣

不過大亂收結聽之如樂三疊三嘆

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語便欲活、亦使人不能問其字義、意自悠然、彼既自解一字、就二句想像在者、直以此身寄於天下。

使知有我不至於淫而已宥者縱之自然雖其巧詐亦若與之相忘者彼將自失則其德未嘗不存也是不迂也不分堯桀不分苦樂是其所見真處方取其辯不必復爲之辭活字最簡而勝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驚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

喬詰矯厲詰屈也不說議論

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匆匆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古之談性命者皆若此雖孟子分作兩處亦必有聲色臭味者焉此處連下賞罰數句不是重疊但覺不如此卽欠不明耳 林云其意皆是譏賢者乃與爲惡者對說人人皆慕賞避罰以僞相與則豈能安其性命自然之理 彼說得散解自不徹亦不必解

而且說明邪

如此起伏最好

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

以儻之吾若是何哉

何其發越之俊也方見從前文字未是透 林云

吾若是何哉言汝輩如此果何爲哉 猶言吾柰

此輩何哉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
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
以老子一語暢言之文貴如此

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
其五藏無權其聰明

無解謂五藏無偏勝相爲用也無權不翹然取名聲猶送也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

龍見雷聲豈文采感動之謂哉卽一身之內一氣之間有如雷如龍者焉彼蓋得於言也彼已注矣又欲注此非也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炊累炊氣之動處累者自下而上他下字皆非有據直自描畫出來如烝烝亦豈前有此字面哉人

心所同自有悟者萬物非天下之謂也而天下亦
只在此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
無櫻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剛
疆廉剗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
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
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排下而進上自有所指下面者皆欲上只是中間
者排之使不得進故上面愈進從此隔做兩截下

雖不上而上亦不還是謂囚殺廉劇彫琢皆刻畫也刻畫之至自冰自炭縣而天高而無所至也僨驕猶馬不受絡字字實病知病則自愈矣 林云僨與憤同僨驕亢戾之狀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胼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皇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

南華真經
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
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
而百姓求竭矣

林云矜音勤與矜同矛柄也項籍傳鋤耨棘矜

非矜字豈須解作此詭怪

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

臺臺愈健照應皆極謹嚴

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嵯巖
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

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難
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
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爲
桎、梏，鑿、枘也。焉知會、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曰：絕
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林云：桁、楊，械也。桎、梏，今枷中橫木亦楔也。嚆、矢，今
之響箭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
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

南齊書卷之九
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
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
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
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言元氣澆漓草草而成草草而毀真方外玩世之
辭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
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

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
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
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
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
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
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
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

原字最切要指其處也

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

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林云、物安有窮、而人必求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

必求其所極 非其物之謂也 林云下爲土者

地也 爲土者丘冢也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
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
何爲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
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
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
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
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

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
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
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
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
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
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
蟲意治人之過也

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言物有不同而以類相感
人事皆若此比爲狐兔松栢之喻又有味

雲將曰然則吾柰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

意皆如字僊僊乎歸鴻蒙歸之態也意心養卽上意治人之意未嘗去意而心以養之猶以不知養知知養不知正在自識耳

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滓溟解心釋神莫然無覓萬物云云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固自生

南齊書卷一
異端之語詭譎百端不如此數語明盡洒落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

老子廣成鴻蒙之說已息復歸之齊物見得世之大病不出乎此

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

解莊子之法一句兩句未喻皆無害

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作文之法必如莊子而後氣力俱盡毫髮無恨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

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
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
無方挈女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
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
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
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
事也

匿謂本自藏不啻而不可啻

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

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

會於仁謂適然當為則為之，不以為德也。薄於義未嘗不以為直，不徇之以為常禮之為飾，必有不知情者焉而未嘗諱也。

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困於

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以道觀言一言而當則莫不是之是之則宗之卽
此便是君之所由立矣許大一箇君字只從言上
生得來皆是特見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
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
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此篇亦說得精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

畜止也

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
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
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剝心焉

剝心卽盡心虛心

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
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
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
以物挫志之謂完

他訓得字妙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衰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此卽與孟子西銘不與意合然其語又精神顯字又轉足了又羨八字見地旣明氣鬼亦大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

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取其尤無知者况之若有情焉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

長短脩遠

至無而供其求不外取也時騁而要其宿不忘家也末羨六字言其或大或小或長或短無不得無不可猶引詩自西自東耳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妙件件實話立言如此父子之教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
王倪之師曰被衣。

故是子虛亦能使人傾耳而聽賢於以是傳之之
甚

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
許由曰：殆哉！坂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獻知，給
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
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
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

尊知衍能火馳欲速最大病

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絃卽駭字率言大凡如此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

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真方外語莊以前未聞也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

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實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佶、佶乎、耕而不顧、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智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
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緝
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夫子問於老聃曰
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
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
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

成思謂思匹偶而不得也

後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
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

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筆勢沛然有自得之趣

蔣閭菟見季徹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

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薊覲覲然驚曰薊也汙
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
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
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
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
乎德而心居矣

林云言凡人能如此則豈肯兄堯舜之教而自處
其下也 謂豈求長乎昔者堯舜所教之民而汎
然撫之如吾弟哉 林云居安也 居止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
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
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
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卽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
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槲爲圃
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
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
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
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

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
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
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眼前事物外意第雜說亦不可及抱甕之狀與槩
之爲物曲折備具於其往復俯仰緩急如忿然作
色而笑皆是生意見於言外至於獨弦哀歌則逼
人甚矣

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

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

皆名言

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偶然一語亦自可誦秦漢文字安得此

南華真經 卷之七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
得其所謂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
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
風波之民

好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
假托也託於修渾沌氏之術

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
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

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諄芒將東之
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
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
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
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
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
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
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
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怙乎若

月身其緒
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語意豁然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

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鬣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

標枝偶在上耳野鹿憧憧不知所適

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

反覆發明理至情盡

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不相坐決無罪也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

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

林云缶鍾合作垂踵 垂踵不成語且上又有二人惑無緣重出又重以祈嚮結之缶鍾以量也兩人各執一器偏說不合

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誰能復爲之同憂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喻恐其不從父令也難爲言故引而不發注此可爲失笑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善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此兩譬若不相涉然

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日五臭薰鼻困憊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日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

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摺笏紳修以約其
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皖皖然在纏繳之中而
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
可以爲得矣

兩節文甚峻達但謂內之利欲與外之爵祿交惑
兢兢然榮辱得喪無須臾寧豈謂與人爭是非與
禮法自拘束哉獨以爲詆楊墨上楊墨字只當儒
者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纔看一二語便不類前篇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鑿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

則實實則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是學莊子語者讀至服字可笑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

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語無味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肇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覓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至此敗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

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此以下豈莊子哉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

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
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
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
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
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
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
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
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

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
取道

此豈莊子哉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
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
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
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
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
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

南齊書卷一
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倭拙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
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
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
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
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
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

所以畜下也

轉見衰颯說不行

昔日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尚未得爲似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

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此以前篇一兩語申之，不知樹木語如此，蛇足不稱言者少知。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

百善真經 一
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

漸入佳境

林云妹與昧同暗也

妹字不必別

解

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是莊子別此意甚好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
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頽頽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
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
泰凡以爲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

崖然高岸衝然目光射人闕然如門限義然如不
可犯動而持察而審皆自以爲至而不可以入道
看發也機三字則持無益矣覩於泰則察無益矣
泰形見也非能見微也邊境就他身上譬喻猶言

家賊與尸蟲守而待其隙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楫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

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悲夫一語不盡有態是莊子語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

百有九系 一
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每讀每嘆能言者不能加矣

天運

偶然分作一篇名以篇首非論天運也天地亦然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
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
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
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

妙

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
而披拂是

參差奇詭而近於物情興者比者俱不能得其彷彿

佛也

敢問何故巫咸裕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
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

九洛似謂九疇洛書也

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此問自無可對然亦疑斷簡語既不切又似不終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
仁無親

亦辯

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甚有情理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出諸其口使人氣塞

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
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
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勉強以仁義忠信貞廉爲役於名譽亦猶貴富者
之兼并焉辯哉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
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

得

其所言者非樂之謂也以樂言之則有其樂矣以聽者爲主又高

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

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御守神以物爲量

卽和而不流

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旣不及已夫形克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

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
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
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
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
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
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
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克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
而無接焉、而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
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

南華真經
與之俱也

至此方見所以言者然只以遊辭真作者意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
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祀齋戒以將
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
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卧其下彼不
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
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

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隣是非其昧邪

一節一節使人忘饑失睡文章之鼓吹史傳之滑

稽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

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菴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菴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夫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

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
老聃

皆是筆意襯虛成實如同時而語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
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
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
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
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
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

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其設次第也有謂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
聖人不隱

外面合不着便不是故不出謂不出乎此也外入
是客也無主則客何所容故不隱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廬也止可以一
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

今人見蘧廬語以爲病孰知世外立言之意哉觀
而多責使人流涕凡覩乎此者皆將望而責於我
一不至則前者失矣語有反而相成拂於意而意
真晚而悟悟而無及豈可與癡人道哉妙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
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
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自愛自解有精有麤弟子服弟子服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

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
林云此卽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之意
訪骨語鑒戒也

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闕謂窺伺之也諷其言有父子之愛未知當日之
有無由今思之何可無也老人眼老人耳句句別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人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
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
門弗開矣

以諫教比於與取生殺之中恩怨凜然非此書不能道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寐矣

脩仁義者病人之病慘然傷於吾心猶糠之眯目蚊之嗜膚能使人顛倒不昧豈獨人之病哉而吾亦病甚矣

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

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放風而動因其可以鼓動之勢總德而立猶總干而立可以屹然勿動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

又畫餘意

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

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

譬龍固異說龍亦異

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

演而伸之無涯

遂以孔子聲見老聃

字字可想敵又改爲不失故步優優靡也語又溫

厚可愛

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
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
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
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
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
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
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
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

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其言必人所未嘗言，亦所不能言者。諺謂後世人短命，猶此從親死而哭，說到孕婦月數，誰能知其始之不然哉。從佳兵上體出兵有順，又別此豈順事哉。有弑君而以爲順者矣。殺盜非殺，貼得愈。

明人自爲種而天下俗謂你死我活世界人道失而婦人之女刻意險語而味之藹然以喜安能與後之辯哉難言者無不言之矣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厲蠱之尾鮮規之獸

鮮平聲明貌

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只如此了自是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

如鈎然無見致者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鴉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

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
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
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
烏鵲鴝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

使當鴝而傳之沫豈能合哉

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
曰可丘得之矣

語不犯一字正位雖與化爲人已是注解而亦不
知其何語也老子之意謂行乎天下遇猶合也合

有機有不待合而化者有化而不自知其類之異者其深意妙語豈可索之形迹哉故夫子之得之也亦然推而至於有弟而兄啼人情物理達之世態人事亦當然者此二大士對談吾竊聽之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誅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

南齊書卷一
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
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

清麗

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
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
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
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
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其言可貴

故曰夫恬憒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憒矣平易恬憒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本分語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

去知與故對證藥也能棄其所不知而未能忘故
猶未去知也愈深愈言愈切愈言

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
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
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憺乃合天
德

此兩段與天道出入然在彼則爲僞言在此則爲
真言我知言以此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
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
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
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
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
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
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
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

精通合於天倫

舉劍而精神之可寶自喻其辭之有益於學者至切近也而人以爲荒唐無用之言及其荒唐無用也未必知也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謂之蔽蒙之民

憤憤不知其何所指也而使人有省名曰繕性將
無言性者皆若此其俗邪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
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
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
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信行容體合說禮有味

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他說樂在禮前亦有見一生便有和氣有和氣便
有情事皆是樂到行動處方是禮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蒙疑於冒然彼自蒙耳非冒冒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

自此以至下衰筆不可禦

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
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
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

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濠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

專取其彼善於此者而蒙獎之於是有爲險絕之行者

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心與心識知句連謂彼此看破耳

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

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反處每說得精神言處每發得到德隱則人不知也今則人得而知矣則世俗淺薄之故也意者其隱德亦不及古之人乎皆有之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四時跌怨無限

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

南華真經
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

彼亦一得志此亦一得志但在此爲無憂此無憂則軒冕者憂寄去則不樂看得透故語妙

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前言蔽蒙後言倒置且謂且笑更竭一語而終焉
秋水

秋水時至

據此起語四字便非數百語所能盡非辯論之博

亦不足以稱之。莊子言至人之事，必歸之齊物之要，必主於知不知。此河海之喻，又是從知上生。故中間專說大人以道眼看世界，與所自處者，真從地上說到天上，從海至風，句句實話，文字之豪雄，不在論也。

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

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我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竈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

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此如先得語天下莫能載其玩視宇宙詆欺古人
豈惟辭之語之者而所連所爭者亦可憫也仁人
任士直隱映其間而不可勝舉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
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
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歸今故
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

遙者世與我相遠也雖近而可掇苟非甚近亦不
欲跂而待之謂到面前則不得已也

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這河伯問以下一轉、又好前言其大、此又言無小無大。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

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
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
夫精麤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
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麤也。
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
察致者不期精麤焉。

林云這一轉又好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窺天之
類是也。自大視細者不明鵬鳥塵埃之類是也。

辯得本分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堂堂而行人皆信之

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
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汗行殊乎俗不多
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
耻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
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
倪小大

林云前言不賤門隸不賤貪汙所以換此一轉又
添箇貴賤與細大同說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
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
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
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
矣。

舉天地之全無以異於一稊米而毫末之爲數未
嘗不與丘山並積也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

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
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
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
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
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
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大小之家

林云梁屋梁也麗屋棟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
柰何

林云這一問又好言既無貴賤既無是非則我之
辭受取舍將何所從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
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
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
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
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
終始物有攸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
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

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衍施皆牽於韻耳其本意只在反字謝字謝卽代謝衍卽說餘剩施卽施行大蹇一步又退一步也林云承翼拱扶之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林云此一問又好言旣聽造化所爲則人亦何必學道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

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說得圓徹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位乎得。猶言先占便宜也。蹢躅者。屈伸未定也。而屈者終必伸。故語其極則要矣。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

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

潔淨

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大天地小毫末衆人之見也極其辯博不過大毫末而小天地至矣然使徑言之誰不能道亦何足以厭人之心看他從精麤貴賤隨問隨叩必使失至當之所在然後吾說勝本問小大答以精於小大者本問精麤答以無精無麤本問貴賤答以是

非本問是非答以得喪其跋涉所向尚未已也而
天人之理則塞矣故以天機終

夔憐、虵、虵、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雖風之行不如目之疾目又不如心之疾故可憐
也至淺至近拈來是道

夔謂虵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
萬足獨奈何虵曰不然子不見夫嚙者乎噴則大者
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
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南齊書卷之九
妙於自言

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

踏謂過去也俗說翻筋斗相似

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

語皆簡至

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

落便宜是得便宜

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目謂心非不言也其言風之爲物已非前言之意矣然目憐心三字已不啻多其言觀物處世無非養生之理而不及生歿者伯與若不歿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

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

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
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
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
埴井之竈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
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
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
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
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
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

不足以及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蚩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

兩節衰颯

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鼃與且彼方跼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奠

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
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眞用管窺天用
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
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
匍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
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
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
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
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

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

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秋水起中間說風末著濠上曾次安得不灑落不自在句句點檢亦恐見笑於莊子然亦有笑莊子者使無公孫龍相梁兩段更好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

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憺憺久憂不歿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

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趨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爲幾存。

本是常情但文字宛轉綿密汪洋唱嘆自是人不能及

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緩而警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

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歟也我獨何能無槩然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
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

他時時自寫一段亦不必其有此事獨寓言之意
每欲發明親切而不可得多方爲之譬喻

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歟
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
巨室謂天地也

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此更以自已哀樂推見骨肉離合其於爲人也切矣其情文俯仰則不期而得於言故尤明白洒落如此也不知幾回說到此常有新意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

添一句黃帝之所休多少景趣 林云原壤莊子欲指破人心之迷着者故爲此過當之舉此是道心 說什麼道心

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

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滅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但作楊柳豈不怪奇他二叔來處便是如此林注柳爲瘍似殺風景此人立乎此處其身如枯木之枝而柳生肘焉衆人以爲大誕乃知言以爲適合也故曰化及我夢中之夢何所不有豈盡人事之常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髡然有形檄以馬楯

問以馬捶枕之而臥文字豈不津津然來哉

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
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
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
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
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
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
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
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

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贖感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

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大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辯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歿、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譎譎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歿、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

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名止於實不求詭異無浮名也義設於適因而適
可以如此也福持不盡其用故常爲福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擗蓬而指之曰唯子
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子果歡乎

不知列子果養乎果歡乎簡易明白而悲傷無窮
種有幾得水則爲鼈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蟻之永生
於陵屯則爲陵烏陵烏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
爲螻蟴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

其狀若脫其名爲鵠掇鵠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魚
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醢頤輅生乎食醢
黃輓生乎九猷脊芮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筭久竹
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
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林云隘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者鼃蟻之衣卽
青苔也胥胡蝶之別名馬草名卽今馬齒莧人亦
草名如今所謂人參也 怪奇之至不主故常然
其理秩然不亂解者不得其言之所由起故惑言

種得水爲鼈猶之網緼訢合展轉萬變隨所附著
愈腐愈神強而名之謂甲生癸何所不可惟馬人
語不可磯然形至於竹已拔乎衆類之上生物之
勃然突然未有其比則其所生爲強梁爲萬夫皆
由此其選所謂青寧者其類程者是則因而委蛇
變化之耳旣知其寓言又必求其草之名馬與人
者附會之是癡黠半也但能文者便不爾人參馬
齒何足隱亦何足奇使隱而出此則景天巴戟天
天字羨下豈不更奇曷不曰生天平因言之 此

幾種在百歲髑髏後最是妙意在用喻也釋氏言
煖地頂地皆相似必有得於形容者豈可以耳目
所不識疑之以所識訓之哉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
知之所無柰何

林云生之所無以爲言身外之物也知之所無柰
何言人力所不及也 雅言要道盡此矣復有丹
經佛髓所不欲聞矣

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可以處世可以存身

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

老成

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正平則五藏不偏更生猶第二身 一等語言愈

竭愈有愈有愈得

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

遺生則不憂死不憂死則神完

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相如字能移能奪造化也能奪造化不謂天乎我

天我天亦天我故曰相天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子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

物焉得而止焉謂水火壑谷也

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

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
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
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
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
中是故選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
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
鏃于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
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
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

人民幾乎以其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
蝸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
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累丸無巧愈多而神意愈定則劇細寫得入玄如
有悟也正使親見乃無足喜

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
處身也若檝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
大萬物之多而唯蝸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
易蝸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

乃凝於神其痴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
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
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
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
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
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
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
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

林云射而賭物曰注王欽若孤注卽此注字 注

必有巧如投射彈碁之類非孤注之注也以爲此
注字則世豈有以瓦博者乎且又何所巧乎

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田開
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
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亦何聞
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
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
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
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饑虎餓

南華真經 卷之七
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文字極好然有病但喻言內外則可以爲鞭其後則見食於虎直不幸耳猶有不食者存欲鞭其後且柰何哉林解謂盡人事也非語意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馬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祗

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語不待多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
饗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
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
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
聚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
異彘者、何也、

語意曲折、懇到、玄冠說彘、皆奇事也、豚謂喪車聚

儻擲體中也取其遺意思像則得矣犧牛卜龜之外有此遺論作者何窮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爲病

詒失智貌

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瀟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

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
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
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爲
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
桓公駭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
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不問有無得畫外意 林云此一段與孟蛇之說

相類 言病無實病神者有郤而入之耳又非疑

孟影比也

紀渚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
僑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
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
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
反走矣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
鼃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
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
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

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

齊。臍也。水之旋而入者如此。

與。汨。借。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後面三語極本分只爲故性命錯雜了反不爲真齊俱入汨俱出最造妙處觀弄潮可見尚恨無東

南觀也

梓慶削木爲鑿，鑿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鑿，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

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
之人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
公日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
一而不桎

蓋猶過也但以手旋而過於規矩精義入神然未
嘗安排爲之當其爲圓隨物而動不介於意此又
在解衣磅礴與慘淡經營之上若以心目爲之乃
不能及其累更多韋仲將上梁作字下梁頭白卽

磅礴經營之累稽考詳也吾等語言則不必以心
爲至矣安得此旨 林云或曰圓則中規何以曰
矩殊不知圓之中自有矩圓而不中矩非圓矣

有理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
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
忘適之適也

此處常言必曰忘屨足之適也忘帶腰之適也以
此推之意義自見心比二物猶佛言六賊以心爲

累也忘適之適語嫩而精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語甚怨件件寫得出此窮愁羈旅所不能自喻者竇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語刻而意厚

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
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
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
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
而遂至於惑也弟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
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
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
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

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此等重出無味

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

歎窾同隙窺也

吾告之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麤以車馬樂鷄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斲子殺鴈而烹之斲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
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
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
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
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極浮世薄惡之滋味 離之毀之挫之議之虧之

皆人情不相樂也無緣賢不肖作自謀自欺解林
說謬亦謀之欺之云爾以我爲賢則每事問賢勞
也不肖又受欺皆不可爲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䟽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

敬鬼尊賢語已不意說豐狐文豹避患又生靜戒
定三字閑處俯仰已多至於無人之野足矣忽得
南越有邑焉五字真不知其所窮子雲吃吃至所
不能言日期期可以面頸發赤羞恨不可及而死
也

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
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
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

八字更好

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畱居

無形倨忘其身也無畱居忘其國也

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隣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念哉夫子乃并於物外無塵之境盡其所見歷歷
指迷而言之又結駟裹糧而送之以爲幻則幻以
爲仙則仙讀至自崖而反飄飄有棄吾敝屣之意
此論道德之鄉文章之妙一至此乎解者以爲浮
遊之曼衍資送之蹄筌陋矣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

此兩句解得上面已極分曉解者猶不悟可嘆

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
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

南華真經 卷之九
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

林云張撐開也歛歛退也呼張歛之自佳語皆呼意也張從呼呼着氣力貌歛欲其從我也猶攝之也所謂撐開歛退皆在中但指爲撐開歛退是全未識筆意此許慎之謬

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吾以爲止矣倦矣方無崖方得意如未嘗言者

去皮去其國也去累去其左右也此言虛已則并
魯君而去之矣從淺至深句句是道今人作小說
看了喜其文而已空有此書一樣金剛經有拍誦
者川老解經猶是頌林竹溪只是拍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
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
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旣彫旣琢復歸於
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
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

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其爲書無所不言獨此又在事上取其至麤猥如賦歛不近道理事亦以吾意爲之以見道無不在自然無不可直緣化法耳卻說得如此精一之間無敢設用意不分也賦歛本是強他出況以爲玩好不切之器然毫毛不挫卒如所至者順也強梁者無所用而自窮此特寓彼以明已故曰況有大塗者乎大於此順於此易行於此其道無所不通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
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
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紛紛猥猥而
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
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
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
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
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
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

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
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
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
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
惡而况人乎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
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
親交益踈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
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
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

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

假人託於人者也猶蚩驅虛也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但十字悠然無限真意不待解說又別說相收之與相棄也亦遠矣冷語疊得情切世路交情更事乃見

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

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
愛益加進

善作者不必善終他更寫出歸路遲回悔悟改行
之意黯然而有自得之趣挹損也

異日桑雥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

異日桑雥又曰只如此更簡徑可喜真冷不可解
以爲令字又淺把作丁寧字看

形莫若緣情莫若率

好八字

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柵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弄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

見剖心徵也夫

此語有病二對魏王而斥昏上一也以其平日所
自處謂何而犯人君相於遊世免患得乎二也雖
然寓言何責乎爾而人安知其過魏也過魏而言
又安知其不爲夢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
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官
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

犁然心開之謂也此等語甚真不是鬪奏得來

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不知其聲之至此也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

窮桎不行并饑渴寒暑而五也運物動物也出處行止皆是也所值不齊而必不可過者也與之爲無窮而已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
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
曰始用四達

始用謂見用之始惟見用之始人情最濃四達則
所欲而必從之意

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
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

物之所利乃非已也說得好謂如受傭於人彼利
我耳吾若取之是盜竊也

故曰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

燕以人間爲社稷人欲害之鳥欲害之而皆忌主人則是社稷之庇也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生我者天也而我與之異不可使至此亦天也非

我之所能爲也。是有天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鵠，目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畱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名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此與戰國策同。戰策不及者，又彈黃雀故也。作文如畫，畫者當畱不盡之意。如執彈而畱是也。此間

妙意在捐彈而走

莊周反人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

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名前立臣而語

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但言田子方已不可得友又稱谿工聞谿工已恨不可見又况聞東郭順子之爲人邪諸言德未有如此數語深隱而有氣象不浮夸人貌而天天卽上真字緣已善矣猶且不着跡故虛緣夫魏真爲我累聽其言真有此意首尾皆善

溫伯雪子適齊

此名字便可想

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

是他人千年萬歲看不破千言萬語道不透者

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

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

規矩龍虎體狀得似所謂鬼岸抑揚者兩語深中心心時時諷味不絕得於人者可以無怪施於人者可以戒之又戒也

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目擊道存一見決矣相識已多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瞪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瞪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無器謂無位也曰無位則淺矣其語重復輪囷自然中有真意

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

之

人心未嘗一息死則死矣自至人觀之則其所以生者乃其所以死也所謂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之大哀與此又以日爲喻甚明甚切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日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是以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

而失之可不哀與女始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
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
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
不。忘。者。存。

効物而動謂亦如彼萬物有待邪薰然其成形自
傷與彼同也日入則無見矣吾心亦若此邪日徂
日化也不知其所終又不能規乎其始則聽之而
已此所謂日徂也交一臂而失之從他瞳若乎後
答一語默化之日之行也亦若此矣只從自家身

旁過而失之著字如高士著幽禪之著汝得無戀
著如吾所謂哀者乎卽下面一語說盡病根求馬
於唐肆便是他交臂過處林解唐肆甚好彼去矣
我猶於此邪求之吾服汝也甚忘謂其坐忘也則
汝服吾也亦以此忽一轉言故吾甚親甚切忘有
不忘則回之所以後也不知忘者不忘者何釋甚
吾字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憇然似非人
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

先著兩句好

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老聃曰吾游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
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

又先着此兩句好真人真言豈欺我哉正使寓言
十千吾必以此爲實矣夫子於其言無所訾也有
以也夫

嘗爲汝議乎其將

將朕兆時也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正言之下降上騰而止而下降上騰不足以言之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
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
乎其所以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爲之紀爲之宗雖苟知之而亦無所可質矣自夫
子不能言尚何言哉反猶歸也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

百五身糸
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
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
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曾次夫天下也者萬物
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

一者初也

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亡終始將爲晝夜而莫
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存乎介之介纖微之間也得喪禍福投於少頃之

隙耳

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
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
者、解、乎、此、

林云已身也 已句絕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
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爲而才
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
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
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

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

謂多乎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其言皆似偶然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其言解衣槃礴羸猶言無入而不自得也知者亦

必首肯焉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

便不同

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顛乘馭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

無更偏令無出

未嘗出片言爲令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
夔解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
者不成德則同務也夔解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
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
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
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
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

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杳方矢復寓

適所發矢與前矢杳而方所發矢復寄其上矣

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
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

妙意如何寫得到此

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
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
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
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
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

人貴人賤猶趙孟貴趙孟賤也。林云令尹之貴

若在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 甚佳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刼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

楚未始存也

凡亡凡君未亡也他人能譬凡亡而未有知楚之不足存也語雖反手亦自意表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懸斧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荅也非不荅不知荅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

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官、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

諸子著書未有如此老辛苦爲人必深切著明而後已而讀者猶未喻也爛熳求之諸祖之語錄則擊豎而道之者也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

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

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甚淺猶恐來者之不悟也故復出此其用意亦勞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

理而不說

使其言必窮於問使其議必愧於知使其說必勞於辯

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

此處甚偏老子彼雖神明至精然寓於百化則爲物已我之所以神奇以此而未有知根也扁然

辭去之貌待之待此以成體也若彼知之乃是離之近之而非也

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
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
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
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
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
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

瞬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媒媒吾意更欲兩字平聲何不可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

但看天地之委形也便自超然

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

可得而有邪。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䟽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強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冒，此

其道與

遊者相與遊也。猶邀客也。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醜

斷之者不在言已所保者其初也喑醜者醜聞酸液氣也

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超超 讀至此了。與人意不異。不知復當如何。下注脚也。

果。祿。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

難如字。此欠解而不可解。

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

然莫不入焉。

着得是處所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殲、墮其天袞、紛乎窀乎、鬼臯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

將至是兩字故下獨言至

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東郭。

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
郭子日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
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
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
獲之問於監市履絺也每下愈况

每下愈况卽愈况每下也倒言之耳

汝唯莫必無乎迺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
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官同
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淡而靜乎漠而

清乎。調而間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
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
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
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
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
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芻荷甘與神
農。同學於老龍吉。

芻荷二音同。出於口頰間。

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芻荷。甘日中。麥戶而入。曰老龍

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子、僻陋慢弛、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堀弇間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謂老龍吉死、則藏其狂言也、以其默爲知道、語自深厚、又尚以老龍爲未足、則愈不可知也、皆相形不言之妙。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知

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
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
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
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
太虛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
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
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
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
此哉大馬之楯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

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

閑處復寄妙義

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

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

其文多如此故寥已不足爲異

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

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

兩樣下兩句莫多省事也。甚有味乎其反復之也。豨帚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官。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塗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

無故而言之語自然好

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

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

直可謂之逆旅主人耳言其與憂樂居也

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齊知猶言齊民也知去聲

莊子南華真經

莊子南華真經



須溪劉辰翁點校



雜篇

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

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余？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

語妙能言者無不合道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余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

杓猶斗杓，揭揭爲人所仰。老子必嘗有此言，勿爲

杓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
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
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
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
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

介猶介然用之成路之介暫也

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
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

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

勤至也

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陘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真世外有見之名言

南榮趯蹇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趯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趯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趯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

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趺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趺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趺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趺俯而慙，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趺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

則反愁我已安。迺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
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
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
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
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
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
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韞者不可繁而捉，將
內捷。內韞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韞者，道德不
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

百濟真經
一
獲猶韞也將欲自檢束則不可勝捉只得就胸中
自作界限然胸中也無捉摸又不可自詭則又惟
就視聽上做工夫繆卽謬謂尋之不可見不可強
以爲捉着也外內如此着力將把縛不住而况任
意行去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
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
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
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

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儵然乎能侗然乎能見
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嘍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
不視其德也。

視手筋急也。其音拱德猶性也。謂其手拱自然如
有所握其曲向內也。

終日視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
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趨曰
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
者。

冰解凍釋就本處撥轉變化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見子乎見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林云越聞老子之言有至人之德之問此問自是而老子曰非也兩字分明不是實話後面又曰未

也則當別有話頭却又提起前面能兒子乎之語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話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也如此說非也未也亦有見

字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人見其人謂人人皆曉然見之人有脩者謂亦有暫焉自脩者惟脩至此則有常耳人舍之知其無意於世則舍之也此言天子以其德不以其位又

甚於丘民之喻也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

天鈞動處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納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泛言禍福之理如備萬物以養其形爲事之不虞

恐恐然心常慮之敬恭從事以達乎人皆自以爲
無禍矣而禍至則天也既謂之天矣又何足以入
吾之心持猶守也謂無所守不可而死守亦不
可
不見其誠已而發

不見其誠看得不真已而少間也
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
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
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幽閒之中卽念頭起處鬼自知之也故曰明乎鬼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於期費行乎無名者唯
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

券者合也合於內者無名合於外者常有所指望
及耗費也無名者久而唯有見賈人則或折本也
人見其跛猶之魁然

跛而立者人見其魁然本不魁然魁然者不跛也
言期費而勉強者猶此

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

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逐物而往物亦入焉化於物也與物且者姑與之
爲雷同而志不在焉者也志不在則自身且無所
容於其間安能與人同如此則身外無親無親則
皆衆人之人耳

兵○莫○憐○於○志○鏖○鉅○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
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
有○以○備

道不欲分分者必以其全而道無所謂全不全也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

鬼屈也往而不來則屈矣得死則生隨之矣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死而實死則鬼矣雖其爲人亦鬼中之一也人而
象天則天矣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

出無本非如枝葉之泄也入無竅不自外來也有
實猶有物也無乎處無係着也

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剽標也。末也。但見其長不見其本末。卽不知終始也。謂非實不可。然不知著在甚處。看取天地中間中闢者。便是其長久。亦如此無古無今也。林云。字四方上下也。往古來今日宙。天門卽造化也。看他解宇宙天門。是費多少形容體狀。皆非文字。亦不可及。奈何以他人紙上語證之。

南齊書卷之九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藏乎是又親切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自在相復從頭說

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

猶是應前分字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公族同出也然或以其戴或以其封族之中又有異焉而非也戴在上者封域在下者

有生贓也

贓者煖氣之所積也是在水火之間而莫知爲之者也

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
披然曰移是謂分得者真是也以生爲是也因爲
言移是二字本不謂移是而言直泛言之而亦不
可知也

臘者之有脆胾可散而不可散也

林云臘祭名脆牛百葉也胾足指也 從人身毫

毛上推出來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

郭解以爲偃溲亦通當其急時寢廟無用而偃溲

爲是善矣。喻已明矣。然非本意也。故又取本意而
言之。

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
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
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
是今之人也。是螭與鸞鳩同於同也。

以生爲本。以已爲質。皆是先占自家底。以知爲師。
以死償節。便是前輩謂成就自家一箇是他終竟。
說得有味。有來歷。然未知孰是。今人所見。故無柰。

彼所與是只爲求用謂求通怕人笑以爲愚且辱也。林云質本也因吾一已之師以此爲本而欲人皆聽已之節度故曰因以爲已質使人以爲已節惟其因此自私是非之爭雖以死償之亦甘心焉故曰因以死償節。節字亦自錯了不可曉要人說自家名節因以死償之妙論。

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鷲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如何說喻得親切到此犁然當於人心彼其所存
絕與人異本未易言也而言之透徹此春而彼應
不待徧舉辟金指斷金言之也雖斷金不足以言
之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顯嚴
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
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
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
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允也

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

今人視遠而不得見者常蒿目而睨之。正視已無所見而猶辛苦以求之者睨也。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治者我有意於治之也。不得爲之未嘗不治。故實相順直名異耳。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

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俚音浪謂見放於人也

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

妙甚八字唯蟲能安於蟲安於蟲者無所知無所知則天矣則人有所不能也唯蟲能天甚奇甚有理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

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
核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林云介兀者也畫華飾之服也核捨去之也非毀
也胥靡城旦春之人也此心無所愛則無所著之
喻

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

不餽一本不愧是謂介者與胥靡以漸安之而不
愧則忘人忘是非也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

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若亡其一。如喪其匹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

其徐徐自道。不過猥事。以見山林之人。神意蕭散。說國君若樵侶。又見仁義詩書。無足當人意者。以

其嗜欲禁其嗜欲則徇馬亦足以云喻也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
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
發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
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
告之吾相徇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
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
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
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鼪鼪之

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跄、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

語盡情極當世厭儒與儒者取厭之意只在此一句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

溫潤可玩雜說重出若得之他人隨記之者皆可

觀

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

謂食芋栗厭葱韭亦養也而神則自許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

姦干撓也

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

林云：殆危也。成成惡也。故有伐壞其成，第形容其佳兵防患不忘，得志於敵國之意。爾麗譙錙壇造語不必泥。

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詔朋前馬昆闞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

滑稽者襄城七聖之一也是在史前

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

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
非徒知其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
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余少而
自遊於六合之內余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余曰若乘
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余病少痊余又且復遊
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余又奚事焉黃
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
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亦奚以異乎
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

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人情世態玩索略盡可人語自不厭他書叙此等常困亦不可不志也

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林云宿名留意於聲名也 宿其歸止於名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自矜其巧則力無不壯老亦自竭

錢財不積則貧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
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
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順比與四時同盡而後止不以他物易其志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
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
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

乘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名陽以陰名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每弦皆有五音廢一於堂廢一於室謂廢其一弦疑不可鼓矣然宮則宮動角則角動改調一弦爲

曲終別調則改一弦以爲之主。以此比惠子之所言本亦何異。直於其中略轉少許而自名爲異。所謂彼善於此相去幾何。若謂兩瑟相去之遠不鼓而自動。不惟無此理。下面二十五弦則非相去堂室之謂也。一者二十五之一耳。林云秉公孫龍也。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一瑟於室。相去雖遠而鼓此則彼動。又云纜鼓其一於此而相去之遠者二十五弦皆動。比之鼓宮宮動。鼓角角動。又難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

鑰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闔也不以完其求鉞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躄闔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林云躄音的說文云住足也躄而不能行之子曰躄子鉞鍾小鍾也唐亡也寄客也病足而爲闔故曰躄闔 躄躄也惡其子擲之闔外雖闔者勸之亦不欲其復完惡之極也寄而擲闔欲逃楚也躄

閻踰關也。然夜半未離岸而與同舟鬪，則自異其成謀而跡亦露矣。語不極而意精，言惠子之辯克類至，則必有所不通。徒欲爲異政，未必異而怨已多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聖，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

奇又奇

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

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是事苦甚將達者亦不無傷心乎何以言之悲也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

不論鮑叔吾黨宜常誦之戒之

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

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

上忘無求也，下畔無黨也。

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語從容寫得人心事好。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

於深秦有一狙焉委蛇攫撻見巧乎王王射之斂給
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

執死死而手執所搏矢也

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
子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
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
之

狙譬已警添董先生又高未有無風味者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

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

放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

卒所言二子而已不知者以爲佞也喙三尺不容
言也使我於此言乃不如此二子之言乎古人言

語厚類此

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
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
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
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
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

不自真絕
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爲大乎。

比言於吠，其不貴言也甚矣。是書其未嘗言邪。

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名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

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歆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歆，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與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

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
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梟之於燕盜得之
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
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因其言與國君同食故引酒肉喻之如吾亦足矣
所謂邀食於地也地之所產無非食也安用與國
君食而後食邪 吾父子求於世居然有世俗之
責焉何也此怪徵也得無有怪行以及此邪自疑
其晦遯之未至也然其相已若此矣前所言未奇

也雖鶉牂語亦未奇也至盜則之鬻之則奇矣渠公之街猶言某公之朝以爲鬻則市鬻之耳故曰街也亦奇語也渠公卽國君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覘也夫堯知賢人之利

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
利出乎仁義而利仁義者衆亦是一見與覲而多
責同意下言禽貪者器又精是利而爲之者也覲
從見與瞥同義

有暖姝者

暖從火與烜同亦如婉婉耳暖從火固是疑合從
女因火誤也從女與娟同不易之論

有濡需者

濡需言其癡也故後稱域言不離其處以死

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

一先生語有情暖暖姝姝者無限妖冶態度面目皆異也

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膾也舜有膾行

乍見有某者三語已怪至舜與豕蟲也而並愈怪
已羶行語毒

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
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
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
者也

說得痛快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
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場猶向也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林云蟻至微而猶未盡能無知羊至愚而猶未盡能無意蟻之於羊其所食者猶在外未爲無求故不若魚也 林解雖達終疑蟻與羊是接上意知莫靈於蟻蟻至微糴至遠求至遠而不知舜爲羊者也是羊意也羊本無意爲羊者意也於魚得計謂浮沉也豈能不出於世浮沉而已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

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林云：其生也，若得若失；其死也，亦若得若失。不以死生爲得失，聽其如何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失，亦可生而曰失，亦可。人之論真人者，或以其得，或以其失，而皆得也。

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癰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

藥言君臣得帝王字而遂王，其扶疎似多其潔淨。

似少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
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鷗目有所適
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

此亦智計之士樂變也向使不爲此者亦必自悲
且說他愁其身以報會稽未說到殺身在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
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櫻也恃源而往
者也

人世之風日多矣未嘗無河而未嘗不損損而不
自知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審者親切無轉動之謂唯無情故審心以守心而
失之者有知之與無知相與遠矣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
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

殉字警

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

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知其大者則小者不足言也管子言思之又思之神將通之此又言思之爲害能無思也鬼神將通之也

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其問之下數語又自謂也頡滑本不可爲實而非無實也恐或者以爲無稽之言故也天地之在今古也豈非大物合商略者乎第問爾奚惑謂以我解爾旣不惑尚有大於此者亦不惑

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

薦人必待其所敬人能言之此從夷節歸上生得枝葉活若但言夷節不若公閱休亦無意思雖小小說說亦必有情致

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搗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好

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

本是有意智特欲爲無知者以此鼓舞其君相處如此就使有德之君亦且日化而不自知

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惟佞人則能合惟正人則能化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
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
通而保已焉

保已亦不失我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
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
遠也故曰待公闕休

此父子之三字在化字下謂如孩撫之也其如字

宐此歸而吾君之側一試其能薦人也所以能薦人者謂其能化人使人外其心不自用也林解謂彼其猶詩云彼其之子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綢繆者宛轉附著小心消息內自相結之謂也故曰周盡一體而豈造化往來之謂哉五字突見最可思復命卽歸根歸根則不役役矣雖有動作以

天爲法人則方役役也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自以爲智矣遇其智之所不行又柰何林解以綢
繆爲造化往來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
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
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
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
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美者自美也鑑之於人也豈能加其美乎雖不見

告美者固在也。雖見告何足自喜其可喜也。亦不必自知也。若知若不知處此之道有餘味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林云見見聞聞卽佛氏所謂本來面目。見見聞聞就超悟上說。十仞之臺在宮中何不見。何不聞衆間卽人間無幾無時卽幾時。打破闔嘗舍之。猶

姑置勿道 林云舍者去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
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泯其合之也若之何
師天而不得師天不成語與物皆殉最是道猶釋
氏所謂空空亦空此諸法皆盡兩若之何上若之
何言天下面言以爲事者乃與之合又若何此喚
醒語也泯小溝也滿以至涸此不滿亦不涸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

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
爲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湯得其以下亦難讀解者皆意之吾亦意之司御
門尹官也登恒人名傳之附之也託於師也其師
不必問誰是不囿也但得其隨成隨成字就以爲
主名便如謂之隨成子也此名從法得之得其大
因得其小曰羸如母生子十得一 一卽十也大爲
法小爲名兩見卽此隨與成爲兩也及至孔子又
爲之悉其心思託於容成以爲容勝隨也其下八

字卽容成也歲日之積也無日則無歲無內則無外矣歲以容日而成內以容外而有成容勝隨也皆寓言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執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

語少而意多

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諸佛說本此如此則第三語常似亂道不知最是緊處緊處自謂也因志於此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

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
有五曰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
以爲實固無理以爲虛亦或可厭最是以意實之
而其理確然無不實但見有味愈廣而愈不厭也
讀者超然愈有所省

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
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
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
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恂然若有亾也客出惠子見

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呶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呶也

若無嗃呶之喻却是乏其言於于之類皆同筆不同意此更與其字變之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穰穰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

是其市南空僚邪子路請往名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名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林云登極者升其屋而望人也沉不在水而在陸
喻隱者之隱於市廛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

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殮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亾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萑葦蒹葭一也支離言之惡近俗也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

始出門便見有可哀者蓋天下猶是也

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
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
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
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
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
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
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

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
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
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汎言治道亦自簡當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
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自齊物以來不知幾許反覆正是一意在他人則
厭在莊子則無窮以其每出每不同類自有見也
卽知非兩語玩索愈多 一年勝一年非也今年

方看得五十九年都非若明年又看今年非則其見有出於是非之外并與伯玉而忘之矣此進道之喻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林云然與然乎論語子貢對曰然非與卽此意

林解癡絕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豨韋曰夫衛靈公飲酒

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
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弑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
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鱸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
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
爲靈公也

子言衛靈公無道也彼述莊子此騁異聞皆一時
之言也

稀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
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

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舊解皆以靈公爲惡謚觀孔子之問則非惡謚也故二人之對各舉其長處至或以其有知且前定證爲此者所以見美惡之無定未必靈之非有識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

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阜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併而爲公

無可言又設爲少知大公託之丘里之言其言槩所嘗言直欲合異爲同大山大澤語見胷中大人之事而以爲野人之言也

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

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宐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拂者以其公故宐殉與正以其私故不勝其異也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道雖大我有之是我大也然安可比哉比之則狗
毛之於人亦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
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
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
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
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
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
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

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

少知問荅。惟此最切。皆可以知置之。不疑與不論也。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林云居在也言在於物之中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
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
未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
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
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
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非或使則莫爲矣而二說皆不免於物者以其各

主一偏故惟見其不足也大人之論則莫爲而有
或使之理或使亦莫爲矣第未嘗言 莊子語無
甚纏繞雖複出有意惟少知問答頗煩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箕子、狂、惡來、死、桀、紂、
亾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
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
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人以富貴爲外物如莊子之見則忠孝亦外物也

南齊書卷之七
不足以及其身此最害名教忠孝名也君親性也
孰計名而爲之彼以數子取必於名猶桀紂取必
於位也然不善則惡中間豈有逃身處乎如此而
逃非計較乎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
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此極言五行之害不特金火不相能雖木與木有
火雖水亦有火其喻甚切其理甚精物皆外物也
故不可必也 林云此皆陰陽錯行而爲災事之

不常見者亦言其不可必也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

兩陷者自以爲利適陷於害害固害也利亦害也
故兩陷

墮蟬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慰啓沈屯利害相
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儼然
而道盡

此專劇說火字極言外物之爲害月之明以漸成
體月豈能勝火哉此火屬心胸知見亦惟頽然者

可以勝之此理難識在人自悟彼以道盡爲天理
減者未離乎儒生俗士也林云道盡者言其天理
減盡也 墮螿有重滯忿懟意慰譬宜作鬱譬他
下字不草草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
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
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
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

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
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
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
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
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
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
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
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
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

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兩段皆從外物上反覆上言志士之命或僅寄於少許此言志士之志將有待乎無涯而皆是也時有適然不當擇於大小也當鮒魚之時則斗升爲大任公爲少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摩其顛儒以

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林云此段蓋喻遊說之士借詩書聖賢之言以文其奸者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管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名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

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
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
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
終矜爾

貧賤困餓萬世之所通患也不忍生人之傷而傲
古今大患以爲不足顧此所謂固窮邪亡猶已也
否也不然則其知弗及邪惠然以心之所好爲之
而傲視終身之憂辱此於中民之行特勝之而已
相援引以爲名相結約以隱處嚶嚶競於此非反

之身心則無非傷也動之遊說則無非邪也聖人者常盤桓徐應不爲首以興事故每成柰何其東西自載以適彼終不能忘情於矜已爾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子爲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剝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舊見東坡書解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畏其天也此與羿之雀養由基之猿無異嬰兒語皆零碎別出附之前段則未必盡通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

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
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
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
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通之志決絕
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
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
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
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
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能遊謂天遊也甚閔其不能遊而出與流遁決絕也說君臣處看得破更自刻畫易世猶異代卽州縣可見卻不會有人從此發明得到故當爲道人闕世之見留行如不欲三宿桑下彼教如往教承意不彼如父名無諾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顛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允道不欲壅

纒壅則從上至下皆不是

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踈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

息

息生物之息真人之息皆同

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口夜無降人則顧塞其
竇。

其不得其中者人殷中也以殷仲春之殷穿之牖
之導之常使之虛虛則能受也天未嘗有所降以
塞之此語哀苦如竇者形容更切

胞有重閭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嬗姑勃襖心無天
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誠知出乎爭柴生乎守
官事果乎衆宐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鑄於是乎始
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胞有重闔直指空闕處也室無空虛則塞其竇矣
嬾姑勃僂狹路博則不得也大山大林見者畏其
陰森眩其廣莫皆神者不勝耳譬喻切近有味柴
者樹柵而守也春雨日時四字便是話因其怒生
始脩鋤之到植最有理非根向上之謂也林云到

與倒同

靜然可以補病。昔。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

靜非藥也。然可以補病。目無所見。雖病也。而可以

休老

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雖然非大覺大悟者之事也。未嘗過而問焉。說得

飄洒

聖人之所以。誠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誠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誠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

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其賊其合語不造次各有深意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
問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
以蹈河

從跋得蹄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
人而與之言哉

苦其心以爲莖爲蹄又自疑莖蹄之誤來者也自
毀之然猶證之於經質之於理玩之於文字而自
謂其得意者

寓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

謂此書內十有九最是郭解十有九見信固好然
語無信意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和之以天倪便如飲之以醇酒日出者無日不從

事乎此也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兩語最悲豈不知吾言之汗漫支離哉顧所以窮年不能不藉是爾其言寓也其情真也欲以言齊之則已不窮矣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一物一種安能齊哉吾一和之以天倪天均均卽
鈞也輪轉無停囿者不自覺便如東坡說禪林滉
漾中音天涯亦有少意第近險劣非立言之本意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
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
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
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林云言孔子已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
與人言爾 受生復靈兩語乃莊子自嘆一樣是

箇人而天於夫子如此

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孔子云猶老聃云卽謝之是也以下自是莊子服孔子之言利義謂言之而同好同是者惟利與義也利卽利害之利義則公當也辯者縱說橫說直服人之口而已矣夫子一言乃能使彼心服而不敢忤至於立談而定天下之定已乎之嗟殆借重

夫子以折惠子也

會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旣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

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
人據

人據人各自據畛域不通也

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
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
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衆罔兩問於景曰
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
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
也

叟叟似謂衆罔兩也不止一叟也如字

子有而不知其所以子蝸甲也蛇虺也似之而非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
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
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
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
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
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
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

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龜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托天下

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可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

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
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
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
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
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
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
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

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
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
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
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
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
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
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
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
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

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間，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

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
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
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
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
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
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
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
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
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

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

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

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
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
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
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
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
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
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
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

衛縵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

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

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
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
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
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名而來吾
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
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
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
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旣至霜雪旣降吾
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

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屹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
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
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舜以天下讓其
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畝
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
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
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
瞽瞍而謀瞽瞍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

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

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

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
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
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
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
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
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
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

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

飄風強足以拒敵，辨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

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
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
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
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
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
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
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
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
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

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
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
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
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
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
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
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
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

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
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
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
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
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
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
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
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
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

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寇解其長劔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

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

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
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
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
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
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于
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
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
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
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

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

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平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

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

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
若枉若直相爲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
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
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
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
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
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
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此非顓孫師邪不特斥其師以不見母非實此時

又未有匡章子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

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
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
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
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罔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
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
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
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
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

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
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
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
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
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
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
已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
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
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和曰平爲

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
管鐘鼓管籥之聲口噉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
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佷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
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
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
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
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
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
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

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

盡性諺索性也單字亦此義

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
不亦惑乎

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
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
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劍
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

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劔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劔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劔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曠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

大逆莊子曰請治劔服治劔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劔故以劔見王王曰子之劔何能禁制曰臣之劔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劔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劔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劔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劔莊子曰望

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劔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劔曰有天子劔有諸侯劔有庶人劔王曰天子之劔何如曰天子之劔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缺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劔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劔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劔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

劔何如曰諸侯之劔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劔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劔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劔也王曰庶人之劔何如曰庶人之劔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劔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

事人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劔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劔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官三月劔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

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

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

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
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
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
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
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
人倫不飭百姓滯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
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
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
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

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
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
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
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
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
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
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
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

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
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
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
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
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
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
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
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
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

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

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
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
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
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
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
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
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
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子路
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

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侑
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
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恠夫子矣漁
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嘆曰甚矣由之難化也
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
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
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
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
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

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
吾敢不敬乎

列御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
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
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
不解形謀成光

林云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言其人敬已不待買
而饋之 謀褻也輕泄於外以成光儀

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鑿其所患夫養人特
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
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
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瞽人曰
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
之屨滿矣伯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願立有
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
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
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

南齊書卷之九
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敦杖擁杖也感豫感者先也必我先自見其異而後人異之也就使因彼所感而出則吾之本性搖矣又非也相孰相忘也熟故不以爲異也

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列子自驚如此則自愛至矣瞽人猶以人將保汝

疑之此所不可解也卒所言出異之異又無以異於列子之自驚何也看督人之意重在下一感字既不能使人無保汝見人保汝因不欲舍之是我爲養人如此雖非處已之過然其中必有未忘者故督人得而識之

鄭人緩也

箇般起語便是莊子撰得奇

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

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栢之實矣

林云良或作垠冢也 夢語隱約無限淒斷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其人之天謂其父自夢也本無夢之者也

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粹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彼故使彼却是笑緩故是爾使爾弟爲墨而賤其

親則可乎何異以井爲功而摔飲者此他人德色
語出於莊子自然不犯正位但覺犁然皆緩尤結
得感動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
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
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泚
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枝成而無所
用其巧

從緩至泚漫得吾言而用之我無功不得吾言我

無用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順於兵徇於兵也故動輒有求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蔽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乙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

太乙形虛四字別立義不屬上句宇宙形累雖宇宙亦累於形也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水生乎氣發泄乎太清語亦高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名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魯哀公

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
坂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

語生乎畫衣舞羽飾羽爲畫羽已飾矣又織爲畫
從事華辭以支爲旨

以支離爲本旨旨字從音變爲支

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
上民彼宜汝與予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
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

彼宜汝與謂其教人也若已有以與人呼汝而與

之也如我者與人而未嘗呼汝直願與之願與猶
願指也以願與之無與也未必非誤也雖然亦若
有以與之矣故曰誤而可矣其誤也速於汝也不
言之教真於言也此義更好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
齒之神者弗齒

難治接上兩句天布猶天施也神而不齒不領畧
也以不領畧者領畧尤到也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

百類全錄
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動是心動過是心過。此動此過。憊金木宵人冥行者內之過。如夜行也。陰陽食之而不知也。五行相剋與內刑對說得妙。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

有貌似長者實不肖。有一等輕懷然曉事易語有

堅而縵軟頑也。林云針怠也。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窮極心髓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說得明白洒落，勝說難參，伍無心術。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

敢不執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閒言潑語冷譏隱刺不知誰指而古今常有此人

林云唐唐堯也許許由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林云此數語於學道人分上最爲親切禪家所謂滲漏心又曰第二念便是此意 又云德爲德也

德非所謂爲德也既是自然不當有心有心有

眼凡見可欲而逐之者眼爲累心亦有眼尤速於
眼故曰憐心及其內視則內之敗已久矣說得甚

親切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
也而叱其所不爲者也

林云叱訾也以我之能誚人之不能此心不可學
道大慧云切不得道我會他不會便是此意 大
慧語又錯正是不怕他會怕他會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

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佚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緣循如扶摸而行，偃佚仰而無所知，貌如木偶人，行雖不踣，不知路也。

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怨人者，人怨之，責人者，人責之，傀雖高也，亦近傀然，傀然而高，所以達。林云：遭者，猶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無容心矣。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莊子
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
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
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
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
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
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矣

此與赫鼠同非莊子之量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

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達自語別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

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

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
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
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
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曆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
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
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
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
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

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南齊書卷之九
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
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

生不歌死無服不惟無罪亦與莊子何別其所以
不可處者其意也苦固不若莊子也

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闢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
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
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
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
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

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
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

未敗是儉而已無敗也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
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艱

艱堅忍不相入貌

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
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
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

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各川三百支川三千
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腴
脛無毛沫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
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
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
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
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

墨

林云苦獲已齒鄧陵子皆人名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
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
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
必自苦以腓無腴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
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
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
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
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
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寇以自表接萬物以別

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驩以調海
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
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
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
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
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
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自以必能治天下囂囂然其爲救世之士哉圖徒

同

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
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
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
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
擇與之俱往

其趣於是物也不回顧無二意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
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
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

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智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泠如伶仃滑汰孤立不著物也毋論知不知將亦爲少知之者不深許也亦如鄰人之傷之比於行道則切比於親已則疎而可傷之事不能不動其心而過之者也無留差也

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

蹢蹢獨行而笑尚賢也

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惟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

林云隧轉也 隧磨齒也

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

以不齊齊藏其中者不碎也無非無過未嘗有罪

疊語

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

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

只合言常反人不見聚觀非

而不免於魮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臆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其所引皆是與己意合愛之故病之不知者以爲疾也毀人以自全也非莊子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

百
卷
其
系
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儻

亦若夫人者此其達也此其奇也儻侗儻謂放也
不以躋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
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
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
瓌瑋而連狝

連狝活絡也

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
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
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闊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

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蛻者退其濁穢之謂也。周之言無所擇。故不蛻。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

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自燕之北，越之南言之，則雖燕與越皆中央矣。此理甚實。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烏景語有悟入

鑊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
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楯日取其半萬世不
竭

半之半至於不可析萬世而不竭也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
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
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
之辯者爲怪此其毳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
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天地莫大也然欲終問而無術此語可思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克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

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子南華真經